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資治通鑑卷第六十五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

萬壽觀公事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三百戶賜紫金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sub>台</sub>胡三省音註

漢紀五十七

起柔兆閏茂盡著  
雍困敦凡三年

孝獻皇帝庚

建安十一年春正月有星孛于北斗

晉天文志北斗七星在太微北

一曰天樞二曰璇三曰璣四曰權五曰玉衡六曰開  
陽七曰搖光一至四為魁五至七為杓孛蒲內翻

曹操自將擊高幹將即亮翻留其世子丕守鄴使別駕

上洛商州  
此如陽安  
都尉非即  
曉關都尉  
且曉關在  
藍田縣

從事崔琰傳之操圍壺關三月壺關降降戶高幹自

入匈奴求救單于不受幹獨與數騎亡欲南奔荊州

騎奇寄翻欲上洛都尉王琰捕斬之上洛縣前漢屬京

犇劉表也兆曉關在縣西北故置都尉劉昫引農後漢屬京并州悉平曹操使

陳郡梁習以別部司馬領并州刺史時荒亂之餘胡

狄雄張張知亮翻吏民亡叛入其部落南匈奴部落兵家

擁眾各為寇害謂諸豪右擁習到官誘喻招納誘音

皆禮召其豪右稍稍薦舉使詣幕府豪右已盡次發

諸丁彊以為義從言其以義從軍又因大軍出征令

諸將分請以為勇力吏兵已去之後稍移其家前後

送鄴凡數萬口其不從命者興兵致討斬首千數降

附者萬計單于恭順名王稽顙名王即匈奴諸部王也降戶江翻稽音啓

服事供職同於編戶編聯次也編於民籍故曰編戶邊境肅清百姓

布野勤勸農桑令行禁止令之則行禁之則止長老稱詠以為

自所聞識刺史未有如習者長知兩翻習乃貢達名士避

地州界者河內常林楊俊王象荀緯及太原王凌之

徒操悉以為縣長緯于貴翻長知兩翻後皆顯名於世初山陽

仲長統遊學至并州過高幹仲長複姓過工禾翻幹善遇之訪

以世事統謂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材好士而不能

擇人好呼到翻所以為君深戒也幹雅自多自以為多才也不悅

統言統遂去之幹死荀彧舉統為尚書郎百官志尚書侍郎三

十六人四百石一曹六人主作文書起草蔡質漢儀

日尚書郎初從三署詣臺試初上臺稱守尚書郎中

歲滿稱尚書郎著論曰昌言孔安國曰昌當其言治

三年稱侍郎亂略曰豪傑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直治

吏翻分無天下之分故戰爭者競起為角智者皆窮

角力者皆負角競也形不堪復仇復扶又翻下同執

不足復校乃始羈首係頸就我之銜也繼耳賢曰銜勒也

列翻及繼體之時豪傑之心既絕士民之志已定

貴有常家尊在一人當此之時雖下愚之才居之猶能使恩同天地威侔鬼神周孔數千無所復角其聖

賁育百萬無所復奮其勇矣賁音奔彼後嗣之愚主見

天下莫敢與之違自謂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犇其

私嗜騁其邪欲君臣宣淫左傳泄冶曰公卿宣淫民無効焉杜預曰宣示也

上下同惡荒廢庶政棄忘人物信任親愛者盡佞諂

容說之人也說讀悅寵貴隆豐者盡后妃姬妾之家也

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斲生民之骨髓怨毒無聊禍亂

並起中國擾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昔之

為我哺乳之子孫者今盡是我飲血之寇讎也至於

運徙執去猶不覺悟者豈非富貴生不仁沈溺致愚

疾邪沈持林翻存亡以之迭代治亂從此周復左傳美惡周必復天

案卷六十二長  
廢太守何愛端  
以爲此書在出時  
吳云海島全有州  
府之海島

之道也。天道常然之大數也。秋七月，武威太守張猛

殺雍州刺史邯鄲商。興平元年分涼州河西四郡置雍州。雍於用翻。州兵討

誅之。猛，奐之子也。八月，曹操東討海賊管承，至涪

于。淳于縣屬北海國。賢曰：故城在今密州安丘縣東北。遣將樂進、李典擊破之。

承走入海島。昌豨復叛，操遣于禁討斬之。豨許豈翻，又音

希豨降見上卷。建安六年復扶又翻。是歲立故琅邪王容子熙爲琅

邪王。齊北海、阜陵、下邳、常山、甘陵、濟陰、平原八國皆

除。容光武子琅邪孝王京之雲孫也。容薨國絕。今復立其子齊光武兄武王續之後。北海續少子靖王

興之後。阜陵光武子質王延之後。下邳明帝子惠王衍之後。常山明帝子頃王昞之後。甘陵章帝子清河

孝王慶之後。濟陰明帝子悼王長薨而無子。國除。久矣。據范史當是濟北章帝子惠王壽之後，亦以是年



益為上補初字

平陽渠在深州  
饒陽新泉州渠  
在今順天府寶坻  
武清二縣

國除平原和帝子懷王勝始封薨而無子以河間王  
開子翼繼之翼發為蠱吾矣子志立為桓帝復以帝  
兄碩為平原王奉翼後至是國亦除入國皆除而獨  
立熙繼琅邪者容先遣弟魏至長安貢獻操時在東  
郡魏盛稱其忠誠操以此德容故為容立  
後除入國者漸以弱漢宗室也濟子禮翻 烏桓乘

天下亂略有漢民十餘萬表紹皆立其酋豪為單

于酋慈以家人子為己女妻焉妻七遼西烏桓蹋頓

尤彊蹋徒為紹所厚故尚兄弟歸之數入塞為寇數

翻欲助尚復故地曹操將擊之鑿平虜渠泉州渠以

通運操紀云鑿渠自呼沱入泲水各平虜渠又從洶

句賢日呼沱河舊在饒陽南至曹操因饒河故瀆决

今北注新溝水所以今在饒陽縣北說文泲水出鴈  
門後人戍夫山東北入海水經註洶水出右北平無  
終縣西北流過平谷縣而東南流又南流入於

吳云麻保二屯在  
今武昌府蒲圻

萬歲亭在開封  
府鄭州界

潞河又東合泉州渠口曹操所鑿也渠東至海陽縣  
樂安亭南與濡水合而入于海泉州平谷二縣皆屬  
漁陽郡賢曰泉州故城在今幽州雍  
奴縣南海陽縣屬遼西郡後相維翻  
麻保二屯平之水經註江水過陸口而東左得麻屯  
口南直蒲圻洲水北入百有餘里吳  
孫權擊山賊

十二年春二月曹操自滬于還鄴丁酉操奏封大功

臣二十餘人皆為列侯因表萬歲亭侯荀彧功狀九

志鄭州有萬歲亭彧所封也三月增封彧千戶又欲授以三公彧

使荀攸深自陳讓至于十數乃止曹操將擊烏桓

諸將皆曰表尚亡虜耳夷狄貪而無親豈能為尚用

今深入征之劉備必說劉表以襲許說輸萬一為變

今深入征之劉備必欲登表以龍表許

事不可悔郭嘉曰公雖威震天下胡恃其遠必不設

備因其無備卒破擊之可破滅也卒讀且袁紹有恩

於民夷而尚兄弟生存今四州之民徒以威附德施

未加施式舍而南征舍讀尚因烏桓之資招其死主

之臣言欲為其主致死而留滯不得逞者胡人一動民夷俱應以生蹋

頓之心成覬覦之計覬音冀恐青冀非已之有也表

坐談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

輕任之則備不為用雖虜國遠征公無憂矣操從之

行至易易縣前漢屬涿郡後漢省宋白曰漢易縣故

是郭嘉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難以趨利

平社  
易在今  
如西北  
十五里  
大

胡文忠公集卷之五  
無終今番州  
案一統志無  
終於城今則  
州治在舊以王  
田考考古無  
後考考王田乃  
唐初析置之  
無終非漢右  
北平郡之無終  
也

重直用翻下  
同趨七喻翻  
且彼聞之必為備不如留輜重輕兵兼

道以出掩其不意初袁紹數遣使召田疇於無終疇保

無終見六十卷初元四年數所角翻又即授將軍印使安輯所統疇皆

拒之及曹操定冀州河間邢顒謂疇曰黃巾起來二

十餘年海內鼎沸百姓流離今聞曹公灑令嚴民厭

亂矣亂極則平請以身先遂裝還鄉里顒魚容翻顒從疇游積五

年乃歸先疇曰邢顒天民之先覺者也伊尹曰予天民之先覺者

也此以道自任者也若操以顒為冀州從事疇忿烏

桓多殺其本郡冠蓋謂郡中名勝之士意欲討之而力未能

操遣使辟疇疇戒其門下趣治嚴趣讀曰促嚴即裝也自東都避明帝

操遣使辟曉曉戒其門下趣治嚴也自東都避明帝

諱改裝曰嚴門人曰昔袁公慕君禮命五至君義不後遂因之

屈今曹公使一來而君若恐弗及者何也使疏吏疇

笑曰此非君所識也遂隨使者到軍拜為菑令菑縣前漢

勃海屬信都後漢屬隨軍次無終時方夏水雨而濱

海洿下洿汪滯不通虜亦遮守蹊要蹊徑路也蹊

也洿乃軍不得進操患之以問田疇疇曰此道秋夏

每常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船為難久矣舊北

平郡治在平岡道出盧龍達于柳城前漢右北平郡

省平岡縣改治土垠縣垠音銀賢曰土垠故城在今

平州西南水經註曰自無終東出盧龍塞又東越青  
淫至凡城二百許里自凡城東北出趣平岡可百八  
十里向黃龍則五百里故田疇引軍出盧龍塞塹山

菑即條縣今河間府之京州

無終負上

平岡漢書平岡  
郡祖禹云在營  
州故城西南五里  
初文(物)志丘城云  
平岡今承德府平  
泉州約河間地後  
盧龍非好名乃真  
似州古峯口外塞  
名章今平州  
在漢為肥如也  
柳城在今熱河省  
平泉縣在平泉  
平京板蘇巴爾海

吳云平岡在  
今永平府  
西北  
盧龍今喜  
峯口  
柳城今錦  
州府富遠  
州

城  
平檀今承德府深  
平州南非縣也  
錢氏曰水往注瀋水  
東南流至後陽  
白檀縣故城北瀋  
水合瀋水也白檀  
為瀋水所經當在  
今西北外瀋河之  
濱非唐之檀州  
地矣後漢省白  
檀縣前漢至白檀  
縣屬後漢屬  
徐無山今檀化  
州西北馬蘭關  
東平岡即平  
州平岡屬  
鮮卑庭時蓋花  
鮮卑庭時蓋花  
今喀喇沁中府  
故去柳城三百里

埋谷五百餘里。逕白檀。歷平岡。登白狼山。望柳城也。自建武以來，陷壞斷絕，垂

二百載。亥翻而尚有微逕，可從。今虜將以大軍當由

無終，不得進而退，懈弛無備。若嘿回軍，從盧龍口，越

白檀之險，出空虛之地，路近而便，掩其不備，蹋頓可

不戰而禽也。操曰：善。乃引軍還，而署大木表於水側

路傍，曰：方今夏暑，道路不通，且俟秋冬，乃復進軍。復

又虜侯騎見之，誠以為大軍去也。騎奇翻操令疇將其

眾為鄉導。將即亮翻上徐無山。史記正義：徐無山在右北平，徐無縣西北。

疇所保聚處。塹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平岡，涉

鮮卑庭。白檀縣屬右北平郡。宋白曰：白檀故城在檀州燕樂縣界。此時鮮卑庭已在右北平郡界。

平檀今承德府

吳云此道由今順天府密雲縣

○錢氏曰漢之白檀

縣前漢志屬

漁陽郡非在北平也

後漢省之元魏復

置縣為密雲郡

治而郡密雲提攜城

則白檀亦沒提攜非

漢故縣也宋白所稱不

後魏之故城耳

一後志白檀城今

取德州西北口東

水百四十里

白狼山今名布祜圖山

在建昌縣東

左一後志今喀喇沁

左翼東三十里

白鹿山

蓋慕容容瑰之先也。東指柳城未至二百里虜乃知之尚

熙與蹋頓及遼西單于樓班樓班之子也右北平單于

能臣抵之等右北平單于曰烏延之異名欵將數萬騎逆

軍八月操登白狼山水經註白狼山在右北平石城縣西烏九傳逆戰於凡城則白

狼山蓋在凡城卒與虜遇卒讀日狽聚甚盛操車重在後車重即輜重重

直用翻被甲者少左右皆懼被皮義翻少詩沼翻操登高望虜陣

不整乃縱兵擊之使張遼為前鋒虜衆大崩斬蹋頓

及名王已下胡漢降者二十餘萬口降戶江翻遼東單于

速僕丸速僕丸即蘇僕延語有輕重耳與尚熙犇遼東太守公孫康

其衆尚有數千騎或勸操遂擊之操曰吾方使康斬

府有遠

州也其特

解卑庭在

古今哈喇

沁左翼也

吳云白狼山在承德府建昌縣

送尚熙首不煩兵矣。九月操引兵自柳城還。公孫康欲取尚熙以爲功，乃先置精勇於廢中，然後請尚熙入。未及坐，康叱伏兵禽之，遂斬尚熙并速僕九首，送之。諸將或問操：「公還而康斬尚熙，何也？」操曰：「彼素畏尚熙，吾急之則并力，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操梟尚首。梟古堯翻令三軍敢有哭之者，斬。牽招獨設祭悲哭。牽招先爲袁氏從事，故祭哭之。操義之，舉爲茂才。時天寒且旱，二百里無水，軍又乏食，殺馬數千匹以爲糧，鑿地入三十餘丈，方得水。既還，科問前諫者。科條也。問前諫者，科具其姓名也。衆莫知其故，人人皆懼。操皆厚賞之，曰：「孤前行乘危以



莫知其故人人皆懼操皆厚賞之曰孤前行乘危以

徼倖

徼堅堯翻

雖得之天所佐也顧不可以為常諸君之

諫萬安之計是以相賞後勿難言之

冬十月辛卯

有星孛于鶉尾

蔡邕曰自張十二度至軫六度謂之鶉尾之次陳卓曰自張十七度至軫十一

度謂之鶉尾於辰在巳

乙巳黃巾殺濟南王贇

賢曰贇河間孝王開五代

孫靈帝立其父康為濟南王以奉孝仁皇祀濟子禮翻贇於倫翻

十一月曹操至

易水烏桓單于代郡普富盧上郡那樓皆來賀師還

論功行賞

還從宣翻又如字

以五百戶封田疇為亭侯疇曰

吾始為劉公報仇率眾遁逃

事見六十卷初平四年為于偽翻

志義

不立反以為利非本志也固讓不受操知其至心許

而不奪

不奪其志也孔子曰匹夫不可奪志

操之北伐也劉備說劉表

襲許說輸芮翻表不能用及聞操還表謂備曰不用君言

故為失此大會猶言大會也備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

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若能應之於後者則此未足

為恨也豪桀之言故自與常人不同是歲孫權西擊黃祖虜其

人民而還權母吳氏疾篤引見張昭等屬以後事

而卒屬之欲翻卒子恤翻初琅邪諸葛亮寓居襄陽隆中亮

父玄為豫章太守將亮之官會漢朝以朱皓代玄玄與亮往依劉表漢晉春秋曰亮家于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按東坡詩萬山西北古隆中也故其萬山詩云回頭望西北隱隱龜背起傳

云古隆中萬樹桑拓美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穎

川徐庶與崔州平謂為信然州平烈之子也崔烈事靈帝以

卷六十五之頁  
後七行備在荆州  
五十八字移置  
恨也之下

隆中今襄陽府襄陽縣

川徐庶與崔州平謂為信然州平死之子也靈帝以

入錢劉備在荊州訪士於襄陽司馬徽曰儒生俗

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

雛備問為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諸葛亮字孔明龐統字士元龐

皮江徐庶見備於新野備器之物之有用者謂之器翻

其才之足以用也庶謂備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

之乎備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

將軍宜枉駕顧之備由是詣亮備以梟雄之才聞徐庶一言三枉駕以見

孔明此必庶之材器有以取重於備備遂信之也庶自辭備歸操之後寂無所聞今觀其捨舊從新之言

質天地而無愧則其人從可知矣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

姦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屏必郢翻度徒

洛翻量音良  
信讀曰申

而智術淺短遂用猖蹶

猖披猖蹶顛蹶

至于今

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曰今曹操已擁百

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

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與

為援而不可圖也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

謂自桂陽蒼梧

跨有交州則利盡南海也

東連吳會

吳會者言吳為東南一都會也

西通巴蜀此

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

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士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

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

張松漢正之徒雖未

與亮交際亮固逆知之矣

將軍既帝室之胄

胄裔也

信義著於四海

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撫和戎越結好孫權好呼到

內脩政治外觀時變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所謂

者量時審勢規畫定於胸中儻非其人未易與之言也治直吏翻備曰善於是與亮

情好日密好呼關羽張飛不悅備解之曰孤之有孔

明猶魚之有水也魚有水則生無水則死願諸君勿復言復扶

羽飛乃止司馬徽清雅有知人之鑒同縣龐德公素

有重名徽兄事之諸葛亮每至德公家獨拜牀下德

公初不令止觀孔明獨拜德公於牀下孔明所以事

所以自居者為何如邪德公從子統少時樸鈍未有

識者從才用翻惟德公與徽重之德公嘗謂孔明為

卧龍士元為鳳雛德操為水鑑故德操與劉備語而

稱之司馬徽字德操

十三年春正月司徒趙溫辟曹操子丕操表溫辟臣

子弟選舉故不以實策免之操以溫辟其子怒而免之駕言選舉不以實耳

考異曰獻帝起居注在十五年范書帝紀在十三年按是年罷三公官溫不至十五年也曹

操還鄴作玄武池以肄舟師鄴城有玄武苑操鑿池其中肄以四翻習也

初巴郡甘寧將僮客八百人歸劉表寧走荊州事見六十一卷

興平元年表儒人不習軍事寧觀表事勢終必無成恐一

朝衆散并受其禍聚而不用其禍必至欲東入吳黃祖在夏口

應劭曰沔水自江夏別至南郡華容為夏水過江夏郡而入于江蓋指夏水入江之地為夏口庾仲雍曰

吳云玄武池在今彰德府臨漳縣

夏口今漢陽縣吳云夏口在今武昌府江夏縣

夏口今在漢陽  
吳云夏口在今  
武昌府江夏縣

知今黃州府黃  
岡

夏口一曰沔口或曰魯口水經註曰沔水南至江夏

沙羨縣北南入于江然則曰夏口以夏水得名曰沔

口以沔水得名曰魯口以魯山得名實一處也其地

在江北自孫權置夏口督屯江南今鄂州治是也故

何尚之云夏口在荆江之中正對沔口賢註亦謂夏

口戊在今鄂州於是相承以鄂州為夏口而江北之

夏口軍不得過乃留依祖三年祖以凡人畜之畜許

晦矣六翻孫權擊祖祖軍敗走權校尉凌操將兵急追之譜姓

也養孫權擊祖祖軍敗走權校尉凌操將兵急追之譜姓

衛康叔支子為周寧善射將兵在後射殺操射殺之

凌人子孫以為氏射而亦寧善射將兵在後射殺操射而亦

翻祖由是得免軍罷還營待寧如初祖都督蘇飛數

薦寧數所祖不用寧欲去恐不免飛乃白祖以寧為

邾長邾縣屬江夏郡地道記曰楚滅邾徙其君於此

賢曰邾故城在今復州竟陵縣東飛蓋開其奔

吳之路也長知兩翻宋寧遂亡犇孫權考異曰吳

白曰黃州漢邾縣也志孫權傳建

通志卷之五 建安三年

安八年十二年皆嘗討黃祖。凌統傳。父操死時統年十五。攝父兵。後擊麻保屯。刺殺陳勤。按周瑜孫瑜傳。以十一年擊麻保屯。則操死似在八年。然後周瑜呂五年寧乃奔權。似晚。今無年月可據。追言之。周瑜呂

蒙共薦達之。權禮異同於舊。臣寧獻策於權曰。今漢

祚日微。曹操終為篡盜南荆之地。山川形便。誠國之

西執也。謂在吳之西。據上流之形執。寧觀劉表慮既不遠。兒子又

劣。言又弱於表也。非能承業傳基者也。至尊當早圖之。不可

後操。言若不先圖劉表必為操所圖也。後戶遘翻。圖之之計。宜先取黃祖

祖。今昏耄已甚。財穀並乏。左右貪縱。吏士心怨。舟船

戰具頓廢。不脩。頓壞也。左傳甲兵不頓。頓讀曰鈍。怠於耕農。軍無法

伍。至尊今往。其破可必。一破祖軍。鼓行而西。據楚關

楚關。行關也。蜀伐楚。楚為大。步爾黃。日可斬。見之。



伍至尊今往其破可必一破祖軍鼓行而西據楚關

楚關扞關也蜀伐楚楚為大勢彌廣即可漸規巴蜀

矣權深納之張昭時在坐難曰今吳下業業坐祖卧

危懼之意若軍果行恐必致亂寧謂昭曰國家以蕭

何之任付君君居守而憂亂奚以希慕古人乎言固

當者張昭不得以疆權舉酒屬寧曰興霸甘寧字興

翻今年行討如此酒矣決以付卿卿但當勉建方略

令必克祖則卿之功何嫌張長史之言乎昭為權長

言既以獎甘寧之氣又以全張昭之體不有居權遂

西擊黃祖祖橫兩蒙衝釋名曰船狹而長曰挾守沔

口以楫閭大紲繫石為砥楫閭機欄也郭璞曰落獲

章接注引郭璞云  
云見司馬相如賦注  
半雅釋木檣落注

沔口在今漢陽府漢陽縣

可以為杯也  
者不和即榘也  
又按此注榘字誤  
蒙木作榘不  
禾

音薛長繩也可上有千人以弩交射飛矢雨下軍不

得前偏將軍董襲與別部司馬凌統俱為前部各將

敢死百人人被兩鎧乘大舸將即亮翻被皮義翻方

謂之舸小者謂突入蒙衝裏襲身以刀斷兩紐斷丁

蒙衝乃橫流大兵遂進祖令都督陳就以水軍逆戰

平北都尉呂蒙蒙自別部司馬以勒前鋒親乘就首

乘堅於是將士乘勝水陸並進傳其城傳讀盡銳攻

之遂屠其城祖挺身走追斬之挺拔虜其男女數萬

口權先作兩函欲以盛祖及蘇飛首盛時權為諸將

置酒甘寧下席叩頭血涕交流為權言飛疇昔舊恩

權固已捐骸於葬

置酒甘寧下席叩頭血涕交流為權言飛曠昔舊恩

舊恩謂薦而不用又開之使奔吳也為于偽翻下同寧不值飛固已捐骸於溝

壑不得致命於麾下今飛罪當夷戮特從將軍乞其

首領權威其言謂曰今為君置之若走去何寧曰飛

免分裂之禍受更生之恩逐之尚必不走豈當圖亡

哉亡謂若爾爾猶言寧頭當代入函權乃赦之凌統

怨寧殺其父操常欲殺寧權命統不得讎之令寧將

兵屯於他所夏六月罷三公官復置丞相御史大

夫漢初以丞相御史大夫太尉為三公哀帝元壽二

年以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為三公中興以來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今雖復置丞相御史而操自為丞相事權出於一矣癸巳以曹操為

丞相操以冀州別駕從事崔琰為丞相西曹掾司空

東曹掾陳留毛玠為丞相東曹掾元城令河內司馬

朗為主簿弟懿為文學掾冀州主簿盧毓為法曹議

令史別駕從事州牧行部則奉引錄眾事漢制公府西曹掾主府史署用東曹掾主二千石長吏遷

除及軍吏黃閣主簿錄省眾事文學掾漢郡曹有之操於公府創置也法曹主郵驛科程事時公府諸曹

皆置議令史元毓植之子也玠並典選舉其所舉

用皆清正之士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

得進拔敦實斥華偽進冲遜抑阿黨行下孟翻冲謙虛也和也由

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

敢過度至乃長吏還者垢面羸衣獨乘柴車軍吏入

府朝服徒行長知兩翻朝直遥翻吏潔於上俗移於下操聞之

府朝服徒行長知兩翻吏索於上俗移於下操聞之

歎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復何為哉復扶司

馬懿少聰達多大略少詩照翻崔琰謂其兄朗曰君弟聰

亮明允剛斷英特斷丁亂翻非子所及也操聞而辟之懿

辭以風痺痺必至翻濕病也操怒欲収之懿懼就職司馬懿始此

操使張遼屯長社臨發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起

火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

造變者欲以驚動人耳乃令軍中其不反者安坐遼

將親兵數十人中陳而立將即亮翻陳讀曰陣有頃皆定即得

首謀者殺之遼在長社于禁屯潁陰樂進屯陽翟三

將任氣多共不協共相與也操使司空主簿趙儼并參三

長社今長葛縣

潁陰今許州東北  
陽翟今禹州

軍每事訓諭遂相親睦 初前將軍馬騰與鎮西將

軍韓遂結為異姓兄弟 晉職官志曰四鎮通於柔遠蓋漢末始置也 後以

部曲相侵更為讎敵朝廷使司隸校尉鍾繇涼州刺

史常端和解之徵騰入屯槐里曹操將征荊州使張

既說騰令釋部曲還朝 說輸 騰許之已而更猶豫既

恐其為變乃移諸縣促儲侍 侍直 二千石郊迎騰不

得已發東 發而東 操表騰為衛尉 尉建安十五年徵騰

為衛尉按張既傳曹公將征荊州 以其子超為偏將

軍統其眾悉徙其家屬詣鄴 為後十七年 秋七月

曹操南擊劉表 八月丁未以光祿勳山陽郝慮為

曹操南擊劉表

八月丁未

以光祿勳山陽郝慮為

史記釋文郝綺  
郝切郝若綺切  
郝之勳若綺切  
切則郝字也

案准古王畿之制詳見  
袁紀建安九年而范  
志陳志皆不著

御史大夫

郝丑脂翻姓譜  
郝為高平望姓

壬子太中大夫孔融棄

市融恃其才望數戲侮曹操

數所角翻發辭偏宕  
賢曰偏邪跌宕

不拘正理余謂此偏非邪之謂言其論  
議抑揚有所偏重也宕徒浪翻過也

多致乖忤  
忤五

故操以融名重天下外相容忍而內甚嫌之融又上

書宜準古王畿之制千里寰內不以封建諸侯操疑

融所論建漸廣益憚之

周禮方千里曰國畿其外方  
五百里曰侯畿鄭玄曰畿限

也千里寰內不以封建則  
操不可以居難矣故憚之融與郝慮有隙慮承操風

旨構成其罪令丞相軍謀祭酒路粹

軍師祭酒軍謀  
祭酒皆操所置

奏融昔在北海

建安初融  
為北海相

見王室不靜而招合徒眾

欲規不軌及與孫權使語謗訕朝廷

使疏吏翻

又前與白

通鑑五十五

建安三年

十一月

衣襴衡跌蕩放言

賢曰跌蕩無儀檢也放縱也襴乃禮翻

更相贊揚

更工

衡衡謂融曰仲尼不死融答顏回復生

復扶又翻

大逆不

道宜極重誅操遂收融并其妻子皆殺之初京兆脂

習與融善

脂姓也魏畧脂習字元升後為中大夫

每戒融剛直太過必

懼世患及融死許下莫敢收者習往撫尸曰文舉舍

我死

孔融字文舉舍讀曰捨

吾何用生為操收習欲殺之既而

赦之

初劉表二子琦琮

琦渠宜翻琮徂宗翻

表為琮娶其後

妻蔡氏之姪蔡氏遂愛琮而惡琦

為于偽翻惡烏路翻

表妻弟

蔡瑁

瑁莫報翻

外甥張允並得幸於表日相與毀琦而譽

琮

譽音余

琦不自寧與諸葛亮謀自安之術亮不對後



章案申生居曲沃重耳居蒲皆在絳也似無內外之分武侯蓋申生重耳擬琦以夷齊卓子擬琮特取其長子之或危或安耳

乃共升高樓因令去梯去羗呂翻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

下不至地言出子口而入吾耳可以言未亮曰君不

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居外而安乎申生晉獻公之太子為驪姬所

誣自縊而死重耳申生之弟懼驪姬之讒出奔獻公卒後重耳入是為文公遂為霸主重直龍翻琦

意感悟陰規出計會黃祖死琦求代其任表乃以琦

為江夏太守夏戶雅翻表病甚琦歸省疾省悉景翻瑁允恐其

見表而父子相感更有託後之意乃謂琦曰將軍命

君撫臨江夏其任至重今釋衆擅來必見譴怒傷親

之歡重增其疾重直用翻非孝敬之道也遂過于戶外使

不得見琦流涕而去表卒瑁允等遂以琮為嗣琮以

矣印授琦琦怒投之地將因犇喪作難難乃會曹操

軍至琦犇江南按劉備敗於當陽濟沔與琦會然後

究其終章陵太守蒯越四親園廟在章陵及東曹掾

傳巽等勸劉琮降操降九江曰逆順有大體強弱有

定執以人臣而拒人主逆道也以新造之楚而禦中

國必危也以劉備而敵曹公不當也當如字言三者

皆短將何以待敵且將軍自料何如劉備若備不足

禦曹公則雖全楚不能以自存也若足禦曹公則備

不為將軍下也琮從之考異曰范書陳志表傳皆

囚必不預謀九月操至新野琮遂舉州降以節迎操節漢

琮以表受者乎也皆疑其作婁圭曰天下無雙

樊城在襄陽府北據漢水為鎮

琮父表受諸將皆疑其詐婁圭曰天下擾擾各貪王之於漢

命以自重今以節來是必至誠操遂進兵時劉備屯

樊樊城在襄陽東北臨漢水周大夫樊仲山甫之邑也唐為襄州安養縣琮不敢告備

備久之乃覺遣所親問琮琮令官屬宋忠詣備宣旨

時曹操已在宛備乃大驚駭謂忠曰卿諸人作事如

此不早相語語牛倨翻今禍至方告我不亦太劇乎劇甚也

引刃向忠曰今斷卿頭斷丁管反不足以解忿亦恥丈夫

臨別復殺卿輩復扶又翻遣忠去乃呼部曲共議或勸備

攻琮荆州可得備曰劉荆州臨亡託我以孤遺無父曰孤

遺棄也言父母棄之而去故曰孤遺背蒲背信自濟背蒲翻吾

今人謂孤獨無所依仰者為孤遺背蒲翻吾

所不為死何面目以見劉荊州乎備將其眾去過襄

陽將即亮翻過駐馬呼琮琮懼不能起琮左右及荆

州人多歸備備過辭表墓涕泣而去比到當陽比必

當陽縣屬南郡眾十餘萬人輜重數千兩重直用翻日行十

餘里別遣關羽乘船數百艘艘蘇使會江陵或謂備

曰宜速行保江陵江陵南今雖擁大眾被甲者少被

義翻少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備曰夫濟大事必以

人為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習鑿齒論曰劉玄

德雖顛沛險難而信義愈明顛沛猶言顛勢偪事危

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顧則情感三軍戀赴義之士

而言不失道進景升之舊具情願三區無夫事之二

則甘與同敗終濟大業不亦宜乎 劉琮將王威說

琮曰說輸曹操聞將軍既降劉備已走必懈弛無備

輕行單進若給威奇兵數千徼之於險操可獲也徼

遙獲操即威震四海非徒保守今日而已琮不納使

用威言操其殆哉操以江陵有軍實軍實糧儲器械之類恐劉備據之

乃釋輜重重直輕軍到襄陽聞備已過操將精騎五

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及於當陽之長坂

當陽長坂在今荆門軍當陽縣東南百二十里盛弘之

荆州記云當陽縣東有櫟林長坂宋白曰漢當陽舊城

在今縣北春秋傳楚伐麇穎容釋例曰麇當陽也孔穎

當陽長坂今當陽

南郡漢荆州府江陵縣

大獲其人衆輜重徐庶母爲操所獲庶辭備指其心

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

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操

張飛將二十騎拒後拒後即古飛據水斷橋斷丁瞋管翻

目橫矛曰身是張益德也瞋七人翻自此迄于梁陳

字益德可來共決死操兵無敢近者近其斬或謂備趙

雲已北走備以手戟擿之曰子龍不棄我走也擿讀與擲

同趙雲字子龍頃之雲身抱備子禪與關羽船會得濟沔遇

劉琦衆萬餘人與俱到夏口曹操進軍江陵以劉琮

爲青州刺史封列侯并蒯越等侯者凡十五人釋韓

萬之... 韓高車... 見九六...

嵩之囚

囚韓嵩事見六十三卷建安四年

待以交友之禮使條品州

人優劣皆擢而用之以嵩為大鴻臚蒯越為光祿勳

劉先為尚書鄧羲為侍中荊州大將南陽文聘別屯

在外琮之降也呼聘欲與俱聘曰聘不能全州當待

罪而已操濟漢

漢即沔也漢書地理志註曰東漢水受氐道水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

入江如涪曰漢中人謂漢水為沔水師古曰漢上曰沔祝穆曰天下之大川以漢名者二班固謂之東漢

謂東漢則禹貢之漾漢其源出於今興元之西縣嶓冢山逕洋金房均襄郢復至漢陽入江者是也西漢

則蘇代所謂漢中之甲輕舟出於巴乘夏水下漢四日而至五渚者其源出於西和州徼外徑階沔州與

嘉陵水會俗謂之西漢又徑大安軍利劔閬果合與涪水會至

渝州入江聘乃詣操操曰來何遲邪聘曰先日不能

輔弼劉荊州以奉國家荊州雖沒常願據守漢川保

全土境生不負於孤弱死無愧於地下而計不在已

以至於此實懷悲慙無顏早見耳遂歔歔流涕歔音虛歔

許既翻又音希操為之愴然為于偽翻愴七亮翻字謂之曰仲業文聘字仲

業卿真忠臣也厚禮待之使統本兵為江夏太守初

表紹在冀州遣使迎汝南士大夫西平和洽姓譜和本義和

之後一云以為冀州士平民彊英傑所利不如荊州

土險民弱易依倚也易以鼓翻遂從劉表表以上客待之

洽曰所以不從本初辟爭地也辟讀日避昏世之主不可

黷近近其久而不去讒慝將興遂南之武陵表辟南

英傑以利下宋  
本有四戰之地四  
字



黠近  
漸其久而不去讒  
圖將興遂南之武陵表啓南

陽劉望之為從事而其友二人皆以讒毀為表所誅

望之又以正諫不合投傳告歸傳株望之弟廙謂望

之曰廙逸職翻趙殺鳴犢仲尼回輪史記孔子將西見趙簡子至河

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臨河而歎曰丘之不濟命也

夫子貢進曰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晉之賢大

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丘聞

之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竭澤而漁則蛟龍不合陰

陽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夫

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避之而况乎丘哉乃還

兄既不能法柳下惠和光同塵於內柳下惠為士師三黜而不去孟

子曰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遺佚而不怨阨窮

而不憫故曰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

為能免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借則宜模範蚤遷化於

外謂范蠡去越而扁舟五湖卒居坐而自絕於時殆

音揚遷化常九注說  
高者益樓遷遷有  
無化居注化易也史記  
貨殖傳范蠡之陶  
乃治產積居與時  
十九年三年三致千金

是與適元者無意  
相合胡氏意蓋以元  
之義之存者為昭  
故在陶為朱公之  
當更化也似若以  
說之為密合虛意

吳山都山在全襄  
陽府宜陽縣  
屋勢險今荆州府  
公安縣是

為日子改源

不可也望之不從尋復見害復扶虞犇楊州南陽韓

暨避表術之命徙居山都山劉表又辟之遂遁居孱

陵山都山在南陽郡山都縣孱陵縣屬武陵郡後劉備改曰公安賢曰孱陵故城在今荆州公安縣西南孱音士

翻表深恨之暨懼應命除亘城長河東裴潛亦為表

所禮重潛私謂王暢之子粲及河內司馬芝曰劉牧

非霸王之才王于况翻乃欲西伯自處處昌呂翻其敗無日矣

遂南適長沙於是操以暨為丞相士曹屬丞相府有士曹職曹

兵曹兵曹士曹掾屬各一人潛參丞相軍事時方用兵故丞

相府置參軍事職官分紀漢三公洽虞粲皆為掾屬

漢公府並有掾屬東西曹掾比四百石餘曹比三百石其屬比二百石三公為天子之股肱掾屬則三公

之唯于五細... 芝為官人... 屬蜀濟南郡... 應劭曰...

之喉舌魏晉置芝為管令音姦考異曰蔡傳曰太  
多者或數十人祖置酒漢濱蔡奉觴賀云云按操恐劉備據江陵至  
襄陽即過日行三百里引用各士皆至江陵後所為  
不得更置酒漢濱恐誤從人望也 冬十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初魯肅聞劉表卒言於孫權曰荊州與國鄰接江

山險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

資也今劉表新亡一子不協軍中諸將各有彼此謂

附琦者有附琮者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梟堅堯翻前書

布楚梟將師古曰梟言最勇健寄寓於表表惡其能

也不能用也惡鳥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

安與結盟好好呼如有離違離違言人有離宜別圖

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并慰勞其軍中

用事者及說備使撫表衆勞力到翻說同心一意共

治曹操治直翻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諾天下可定也

今不速往恐為操所先權即遣肅行到夏口聞操已

向荊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比必翻而琮已降備南走

肅徑迎之與備會於當陽長坂肅宣權旨論天下事

執致殷勤之意且問備曰豫州今欲何至備先為豫州牧故以

稱備曰與蒼梧太守吳巨有舊欲往投之肅曰孫討

虜聰明仁惠敬賢禮士江表英豪咸歸附之曹操表權為討

虜將軍已據有六郡兵精糧多足以立事今為君計

案權時有金  
稽案豫章  
在廬陵丹陽

又案江夏郡  
尚未定著  
是處廬江

今武昌府武昌縣  
即鄂縣樊口江浦  
也  
吳之鄂今武昌  
府武昌口也樊  
同上

為文正色以上  
借借之見別  
柴桑今九江府德  
安縣西南九十里之  
柴桑山

莫若遣腹心自結於東以共濟世業荆州在西吳在東世業猶言世

也而欲投吳巨巨是凡人偏在遠郡行將為人所併

豈足託乎備甚悅肅又謂諸葛亮曰我子瑜友也即

共定交子瑜者亮兄瑾也諸葛瑾字子瑜瑾渠各翻避亂江東為

孫權長史備用肅計進住鄂縣之樊口住止軍也水經註江水過

鄂縣北而東流右得樊口樊山下寒溪水所注也陸

游曰黃州與樊口正相對郡國志鄂縣屬江夏郡孫

策破黃祖於此改曰武昌今壽昌軍是也通鑑以為孫權所改曹操自江陵將順江

東下諸葛亮謂劉備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

軍遂與魯肅俱詣孫權亮見權於柴桑柴桑縣屬豫章郡晉置尋陽郡於江南即此柴桑縣地也今江說權曰說式海

內大亂將軍起兵江東劉豫州收衆漢南與曹操共

爭天下今操交夷大難畧已平矣杜預曰交刈也夷殺也交所銜翻難

乃旦翻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下同

州遁逃至此願將軍量力而處之量音良處昌呂翻若能以

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衡以取平上下相當無所卑屈曰抗不如早與

之絕若不能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

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斷丁亂翻禍

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

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事見十一卷漢高帝五年况劉

豫州王室之胄胄系也英才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歸

海若事之不齊此乃天也安能復為之乎

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為之下乎復扶權

勃然曰勃然作色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眾受

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

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難乃亮曰豫州軍雖敗

於長坂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

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眾遠來疲敝聞追豫

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

不能穿魯縞者也前書韓安國曰衝風之衰不能起

古註曰縞素也曲阜之地俗善故兵灑忌之曰必蹶

上將軍兵灑百里而趨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荆

經略之利

能... 淮... 南... 於... 入... 道... 而... 上...

通鑑... 建安... 七...

史記孫臏傳列兵法同

曹文正公後上言說孫權

州之民附操者徧兵執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

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

破必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執強鼎足之形成矣荆謂

謂權鼎足之形謂三分天下也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與其群

下謀之是時曹操遺權書曰遺于近者奉辭伐罪旌

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

獵於吳治直權以示臣下莫不響震失色長史張昭

等曰曹公豺虎也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為辭

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執可以拒操者長江

也今操得荊州奄有其地劉表治水軍蒙衝鬪艦乃

公一六杜佑曰蒙衝以生牛皮蒙船覆背兩兩相開制



以千數

杜佑曰蒙衝以生牛皮蒙船覆背兩廂開掣棹孔左右有弩窻矛穴敵不得近矢石不能

敗此不用大船務於速疾乘人之所不及非戰之船也鬪艦船上設女牆可高三尺墻下開掣棹孔船內

五尺又建棚與女墻齊棚上又建女墻重列戰敵上無覆背前後左右樹牙旗幟幡金鼓此戰船也艦戶

翻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陸俱下此為長江之

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執力眾寡又不可論愚謂大計

不如迎之魯肅獨不言權起更衣更工肅追於宇下

韓詩曰屋窗為宇陸德明曰屋四垂為宇又隕下曰宇考工記曰宇欲卑權知其意執肅

手曰卿欲何言肅曰向察眾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

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

之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各位猶不失

下曹從事

下曹從事之最下者

乘犢車

晉志曰犢車牛車也古之貴者不乘

牛車漢武帝推恩之末諸侯寡弱貧者至乘牛車其後稍貴之自靈獻以來天子至士遂為常乘

吏率交游士林

士林多士之林謂京邑大都四方賢士所聚也

累官故不失

州郡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乎願早定大計莫用眾

人之議也權歎息曰諸人持議甚失孤望今卿廓開

大計正與孤同時周瑜受使至番陽肅勸權召瑜還

瑜已受命出使蓋行未遠也使疏吏翻番蒲何翻

瑜至謂權曰操雖託名漢

相其實漢賊也

相息亮翻

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

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

英雄之士

猶樂其業言無他志也樂音洛

當橫行天下為漢家除殘去穢

偽為于翻

他志也... 當橫行天下... 漢家... 禾... 偽...

去羗呂翻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為將軍籌之為干偽翻

下保為同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為操後患而

操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舍讀曰捨北人便於鞍馬南人便於舟楫

言操舍而就所短而今又盛寒馬無藁草說文曰禾莖為藁音工老翻驅中

國士眾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

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禽操宜在今日瑜

請得精兵數萬人進住夏口前書地理志曰夏水過江夏郡入江水水經註

曰黃鵠山山東北對夏口城亦沙羨縣治蓋齊梁之魯山城今之漢陽軍即其地所謂漢口也祝穆曰夏口

一名曾口似指漢水之口然何尚之云夏口在荆江之中正對沔口而章懷太子亦謂夏口戍在鄂州故

唐史皆指鄂州為夏口蓋本在江北自孫權取對岸夏口之名以名之而江北之名始晦保為將

夏口今漢陽也

通鑑卷六十五 建安三年 十五

此用三國志注  
漢書卷之九  
漢書卷之九

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

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

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因拔刀

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

言欲斬之也復扶又翻乃罷會是夜瑜復見權曰諸人徒見操

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懼不復料其虛實便開此

議甚無謂也謂迎操之議也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

人不過十五六萬且已久疲將即亮翻所得表眾亦極七

八萬耳尚懷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眾言新附之

人心懷狐疑未能出眾數雖多甚未足畏瑜得精兵死命而為之力戰也

曾文正公讀書錄  
決疑者作快言  
瑜能辨此事為快  
事如不能辨則權  
自往決戰此決字而  
下文決之決字而  
誤耳

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權撫其背曰公瑾卿言

至此甚合孤心子布元表諸人秦松字文表元恐當作文各顧妻

子挾持私慮深失所望獨卿與子敬與孤同耳曾肅字子

敬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五萬兵難卒合卒讀曰粹已選

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程公程普也時江東諸將

皆呼程公普年最長人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眾多載資糧為

卿後援卿能辦之者誠決謂能辦操則誠為能決勝也邂逅不如

意不期而會曰邂逅謂兵之勝負便還就孤孤當與

孟德決之遂以周瑜程普為左右督將兵與備并力

逆操將即亮翻以魯肅為贊軍校尉使之贊軍謀助畫方

略劉備在樊口日遣邏吏於水次候望權軍

邏郎佐

吏望見瑜船馳往白備備遣人慰勞之

勞力到翻瑜曰有

軍任不可得委署

委棄也署置也儻能屈威

謂能自屈其威而來見誠

副其所望備乃乘單舸往見瑜曰今拒曹公深為得

計戰卒有幾

舸古我翻瑜曰二萬人備曰恨少

少詩

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備欲呼魯肅等共

會語瑜曰受命不得妄委署若欲見子敬可別過之

過音戈詩云不我過杜甫備深愧喜

愧者自愧呼肅之非喜者喜瑜

詩吟詩許見過皆從平聲進與操遇於赤壁

水經註江水自沙羨而東右

也在蒲圻西百三十里北岸烏林與赤壁相對即周瑜用黃蓋策焚曹公舡處杜佑曰赤壁在鄂州蒲圻縣

劉備往見周瑜

赤壁在今武昌府嘉魚縣東

武昌志曰曹操自江陵追劉備至巴上遂至赤壁

用黃蓋策林火曹公船處杜佑曰赤壁在鄂州蒲圻縣

武昌志曰曹操自江陵追劉備至巴丘遂至赤壁遇  
周瑜兵大敗取華容道歸赤壁山在今嘉魚縣對江  
北之烏林巴丘今巴陵華容今石首也黃州  
赤壁非是今之華容縣則晉之安南縣也時操軍

衆已有疾疫初一交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瑜等在

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操軍方

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鬪艦十艘

艘蘇曹翻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

旗豫備走舸繫於其尾杜佑曰走舸舷上立女牆置

銳者往返如飛鷗乘人之所不及先以書遺操遺于

詐云欲降降戶江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著

畧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

李善取聚也古聚聚  
二字同

通鑑五十五 建安三年 十一月

華容今荆州府  
監利縣詳上注

華容今荆州府  
監利縣詳上注

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

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頃之煙炎張天炎與  
燄同

以瞻翻張  
知亮翻人馬燒溺死者甚衆瑜等率輕銳繼其後

雷鼓大震雷盧對翻  
疾擊鼓也北軍大壞操引軍從華容道步

走華容縣屬南郡從此道可至華容縣  
也杜佑曰古華容在竟陵郡監利縣遇泥淖道不

通淖乃  
定翻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填之騎乃得過羸

兵為人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衆羸倫  
為翻劉備周瑜

水陸並進追操至南郡時操軍兼以饑疫死者太半

操乃留征南將軍曹仁橫野將軍徐晃守江陵橫野  
大將

軍光武以  
命王常折衝將軍樂進守襄陽折衝將  
軍始此引軍北還



命王常以折衝將軍樂進守襄陽軍如此

周瑜程普將數萬眾與曹仁隔江未戰甘寧請先徑

進取夷陵往即得其城因入守之益州將襲肅舉軍

降先取夷陵則與益州為鄰故周瑜表以肅兵益橫

野中郎將呂蒙襲肅舉軍以降襲姓肅名蒙盛稱肅有膽

用且慕化遠來於義宜益不宜奪也權善其言還肅

兵曹仁遣兵圍甘寧寧困急求救於周瑜諸將以為

兵少不足分呂蒙謂周瑜程普曰留凌公績於江陵

凌統字公績蒙與君行解圍釋急勢亦不久蒙保公績能

十日守也瑜從之大破仁兵於夷陵獲馬三百匹而

還於是將士形勢自倍瑜乃渡江屯北岸與仁相拒

陳登拒吳於匡琦  
城詳見魏志張  
遜傳注通鑑不採

十二月孫權自將圍合肥

合肥曹操置揚州刺史治焉時刺史已移治壽春

考異曰魏志武紀十二月權為備攻合肥公自江陵

征備至巴仁遣張喜救合肥權聞喜至乃走公至赤

壁與備戰不利孫盛異同評曰按吳志備先破公軍

然後權攻合肥而北紀云先攻合肥後有赤壁之事

二者不同吳志為是又陳矯傳云陳登為權所圍于

匡奇令矯求救於曹操而先賢行狀云登為策所圍

按策始欲攻登未濟江已為許貢客所殺吳書云權

征合肥命張昭別討匡奇於時陳矯已為曹仁長史

又陳登年三十六而卒必已不在不知登之被圍果在何時也

使張昭攻九江之當

塗不克此古當塗縣也劉備表劉琦為荊州刺史引兵南徇

四郡武陵太守金旋長沙太守韓玄桂陽太守趙範

零陵太守劉度皆降廬江營帥雷緒率部曲數萬口

歸備帥所類翻備以諸葛亮為軍師中郎將軍師亦古將軍號曹操初

歸備類... 備以諸葛亮為軍師中郎將軍號備曰操

置軍師祭酒而備置軍師中郎將皆以一時軍事創  
置官名也然軍師祭酒止決軍謀中郎將則有兵柄

亮後又進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  
軍師將軍

軍實調徒弔翻以偏將軍趙雲領桂陽太守益州牧劉

璋聞曹操克荊州遣別駕張松致敬於操松為人短

小放蕩然識達精果操時已定荊州走劉備不復存

錄松復扶又翻主簿楊脩白操辟松操不納松以此怨歸

勸劉璋絕操與劉備相結璋從之為後十六年璋迎備張本習

鑿齒論曰昔齊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國公羊傳曰葵丘之會

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曹操暫自驕伐而天下三分皆勤之於

數十年之內而棄之於俯仰之頃豈不惜乎曹操

追念田疇功恨前聽其讓事見上十二年曰是成一人之志

而虧王法大制也乃復以前爵封疇復扶又疇上疏

陳誠以死自誓操不聽欲引拜之至于數四終不受

有司劾疇狷介違道苟立小節宜免官加刑操下世

子及大臣博議劾戶槩翻又戶得翻世子不以疇同

於子文辭祿國語闔且曰楚成王聞子文之朝不及

必逃王止而又復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

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曠者而我取富

焉是勤民以自封也死無申胥逃賞左傳吳破楚入

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乞師立依庭墻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者七日秦師乃出大敗吳師楚子入于郢賞申包胥包胥

曰吾為君也非為身也君宜勿奪以優其節尚書荀

或司隸校尉鍾繇亦以為可聽操猶欲侯之疇素與

夏侯惇善操使惇自以其情喻之惇就疇宿而勸之

疇揣知其指揣初委翻不復發言惇臨去固邀疇疇曰疇

負義逃竄之人耳謂不能為劉虞報讎自竄於徐無山也蒙恩全活為

幸多矣豈可賣盧龍之塞以易賞祿哉縱國私疇疇

獨不愧於心乎將軍雅知疇者猶復如此若必不得

已請願效死刎首於前言未卒刎武粉翻卒子恤翻涕泣橫流

惇具以荅操操喟然知不可屈乃拜為議郎操幼子

倉舒卒操傷惜之甚司空掾邴原女早亡操欲求與

倉舒合葬原辭曰嫁殤非禮也未成人而死曰殤生未為配偶而死合葬

通鑑卷六十五 建寧二年 三十一

故曰原之所以自容於明公公之所以待原者以能

非禮守訓典而不易也若聽明公之命則是允庸也明公

焉以為哉為於操乃止虞翻孫權使威武中郎將賀齊

虞預曰賀氏本姓慶氏齊伯父純安帝時討丹陽黥

為侍中避帝父孝德皇帝諱改為賀氏

歙賊黥帥陳僕祖山等二萬戶屯林歷山魏氏春秋

黥縣有林歷山歙縣亦屬丹陽郡四面壁立不可得

攻軍住經月齊陰募輕捷士於隱險處夜以鐵戈拓

山潛上上時掌縣布以援下人縣讀曰懸援得上者

百餘人令分布四面鳴鼓角賊大驚守路者皆逆走

還依眾大軍因是得上大破之權乃分其地為新都

黥縣今縣名

林歷山在初門

路西十里

皆屬

徽州府

明之世曰漢黥

其地孫隲今不

著考時考林歷

等有人不教入

人相聚必皆以

法也

吳之黥今  
徽州府黥  
歙縣今  
歙縣今  
徽州府歙  
歙縣今  
徽州府歙  
歙縣今

遷依衆大軍因是得... 大破之... 擄乃分其地爲新者

郡權分歙縣爲徙新新定休陽黎陽并黟爲六縣置  
也皇宋改徽州以齊爲太守

浙江圖書館

新郡郡  
治新興  
今浙江嚴  
州府淳安

通鑑卷六十五 建安三年 二十一

資治通鑑卷第六十五

且月乙亥點句

浙江圖書館



資治通鑑卷第六十六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五十八

起屠維赤奮若盡昭陽大荒落凡五年

孝獻皇帝辛

建安十四年春三月曹操軍至譙

自赤壁還也

孫權圍

合肥久不下權率輕騎欲身往突敵長史張紘諫曰

夫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

兵凶器戰危事前書鼂錯之言

今麾下恃

盛壯之氣忽彊暴之虜

以權在軍中故稱麾下

三軍之衆莫不

寒心雖斬將搴旗威震敵場此乃偏將之任非主將

之宜也

將即亮翻願抑賁育之勇

賁音奔

懷霸王之計權乃

止曹操遣將軍張喜將兵解圍久而未至楊州別駕

楚國蔣濟密白刺史偽得喜書云步騎四萬已到雩

婁

雩婁縣屬廬江郡師古曰雩音許于翻婁音力于翻晉地道記雩婁在安豐縣西南

遣主簿

迎喜三部使齎書語城中守將

語牛

一部得入城二

部為權兵所得權信之遽燒圍走

考異曰魏志武紀十二月權圍合

肥劉馥傳云攻圍百餘日孫權傳云踰月不能下由此言之權退必在今年明矣

秋七月

曹操引水軍自渦入淮

班志淮陽扶溝縣渦水首受狼湯渠東至向入淮過郡三

雩婁今商城  
好東北路屬  
河南光州

吳云自渦入淮云  
云應今安之徽臺  
州家城懷遠  
鳳陽壽州至今  
肥

古陂在今鳳陽  
州之壽州

瀟音  
瀟今六安州之  
霍山也之六今  
邑六安州

行千里水經註曰至下邳睢陵縣入淮師出肥水軍  
古曰渦音戈又音瓜狼音浪湯音徒浪翻

合肥開芍陂屯田水經註肥水出九江成德縣廣陽

許里在壽春縣南八十里楚相孫叔敖所造也自芍  
陂上施水則至合肥肥水又北過壽春縣北入于淮

師古曰芍音鵲冬十月荊州地震十二月操軍還譙

廬江人陳蘭梅成據瀟六叛瀟六二縣皆屬廬江郡

潛瀟音操遣盜寇將軍張遼討斬之瀟徒朗翻考異

欽征天山賦云建安十四年十二月甲辰丞相武平

侯曹公東征臨川未濟羣舒蠢動割有瀟六乃俾上

將盪寇將軍張遼治兵南岳之陽因使遼與樂進李

典等將七千餘人屯合肥周瑜攻曹仁歲餘所殺  
傷甚衆仁委城走權以瑜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守

建安三年

彭澤沙羨今  
嘉嘉至也

江表  
守居在

油口  
荆州府公  
安

又程普領江夏太守治沙羨夏戶雅翻呂範領彭澤

太守範傳云範領彭澤太守以彭澤柴桑歷陽為奉邑呂蒙領尋陽令劉備

表權行車騎將軍領徐州牧會劉琦卒權以備領荆

州牧周瑜分南岸地以給備荆江之南岸則零陵桂陽武陵長沙四郡地也

備立營於油口改名公安水經南平郡孱陵縣有油口即

劉備立營之處也權以妹妻備妻七妹才捷剛猛有諸兄風

侍婢百餘人皆執刀侍立備每入心常凜凜恐為所圖也

曹操密遣九江蔣幹往說周瑜說輸芮幹以才辨獨

步於江淮之間言江淮人士無能敵其才辯者乃布衣葛巾自託私

行詣瑜瑜出迎之立謂幹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蔣

字子為曹氏作况客部為行因正全自見營

行詣瑜瑜出迎之止謂幹曰子翼良古遠涉江湖幹

翼字子為曹氏作說客邪為于因延幹與周觀營中行

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飲宴示之侍者服飾珍玩之

物因謂幹曰丈夫處世處昌呂遇知己之主外託君

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

張更生謂蘇秦能移其意乎幹但笑終無所言還白

操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能間也間古丞相掾

和洽言於曹操曰天下之人材德各殊不可以一節

取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

格正也掾俞綸翻今朝廷之議更有著新衣著陟乘好車者

謂之不清形容不飾衣裘敝壞者謂之廉潔至今令士

建安十四年

大夫故汗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殮

以入官寺朝直遥翻殮蘇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為

可繼也中者正道庸者常道程子曰今崇一概難堪

之行以檢殊塗檢束也檢押也概與勉而為之必有

疲瘁瘁秦醉翻古之大教務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詭之行

則容隱偽矣操善之

十五年春下令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

滕薛大夫論語載孔子之言朱子曰公綽魯大夫趙

諸侯之事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優有餘也滕薛

重然則公綽蓋廉靜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

水經注城西有  
三臺以因城為  
基宛然宗崇  
其高若出雲  
雀南則金虎  
北則冰井

何以霸世管仲富擬公室築三歸之臺塞門 二三子

其佐我明揚仄陋書堯典曰明明唯才是舉吾得而

用之 二月乙巳朔日有食之 冬曹操作銅爵臺

於鄴水經註銅爵臺在鄴城西北因十二月己亥

操下令曰孤始舉孝廉操年二十舉自以本非巖穴

知名之士恐為世人之所凡愚愚時人以凡欲好作

政教以立名譽故在濟南除殘去穢操為濟南相國

多阿附貴戚賊汗狼籍於是奏免其八姦平心選舉

以是為彊豪所忿恐致家禍故以病還鄉里時年紀

尚少少詩照翻乃於譙東五十里築精舍欲秋夏讀書冬

春射獵為二十年規待天下清乃出仕耳然不能得

如意徵為典軍校尉見五十九卷靈意遂更欲為國

家討賊立功偽翻使題墓道言漢故征西將軍曹侯

之墓此其志也而遭值董卓之難興舉義兵見五十九卷初

平元年難乃巨翻後領兖州破降黃巾三十萬眾見六十年初平三年

降戶江翻又討擊袁術使窮沮而死見六十二年卷建安摧

破袁紹見六十二年卷梟其二子斬譚見六十四卷十

年梟堅堯翻復定劉表見上卷上年復扶又翻遂平天下身為宰相

人臣之貴已極意望已過矣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

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或者人見孤彊盛又性不信



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或者人見孤疆盛又性不信

天命恐妄相忖度言有不遜之志言其將篡也每用

耿耿耿古幸翻毛公曰耿耿猶傲也又憂也故為諸君陳道此言為于偽翻

皆肝鬲之要也鬲也然欲孤便爾委捐所典兵眾以

還執事歸就武平侯國實不可也何者誠恐已離兵

為人所禍離力智翻既為子孫計又已敗則國家傾危是

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也處昌呂翻然兼封四縣食戶

三萬何德堪之江湖未靜謂孫劉也不可讓位至於邑土

可得而辭今上還陽夏柘苦三縣戶二萬但食武平

萬戶上時掌翻武平陽夏柘苦四縣皆屬陳國夏音賈且以分損謗議少減

孤之責也少詩沼翻下同劉表故吏士多歸劉備備以周

通鑑卷六十一 建寧五年

瑜所給地少不足以容其衆乃自詣京見孫權京京城口城

也權時居京故劉備周瑜皆詣京見之後都秣陵於

京口置京督又曰徐陵督爾雅絕高曰京其城因山

為壘緣江為境求都督荊州荊州入郡瑜既以江南

因謂之京口四郡給備備又欲兼得

江漢間瑜上疏於權曰劉備以梟雄之姿梟堅而有

四郡也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為人用者愚謂大計

宜從備置吳盛為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

曰好呼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挾與攻戰

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謂資之土地聚

此三人俱在疆場場音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

也呂範亦勸留之權以曹操在北方當廣擊英雄擊

也

敢翻手不從不從瑜範之言也備還公安久乃聞之歎曰天

下智謀之士所見略同時孔明諫孤莫行其意亦慮

此也孤方危急不得不往此誠險塗殆不免周瑜之

手周瑜詣京見權曰今曹操新敗憂在腹心謂操以赤壁之

敗威望頓損中國之人或欲未能與將軍連兵相事

也相事謂相與從乞與奮威俱進取蜀而并張魯因

留奮威固守其地與馬超結援瑜還與將軍據襄陽

以蹙操蹙子六翻北方可啗也權許之奮威者孫堅弟子

奮威將軍丹陽太守瑜也周瑜還江陵為行裝於道

病困與權牋曰脩短命矣誠不足惜但恨微志未展

不復奉教命耳

復扶又翻下同

方今曹操在北疆場未靜劉

備寄寓有似養虎

言養虎將自遺患

天下之事未知終始此

朝士盱食之秋

盱古旦翻晚也朝直遙翻

至尊垂慮之日也魯肅

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僕所言可采瑜死不朽矣

卒於巴丘

裴松之曰瑜欲取蜀還江陵治嚴所卒之處應在今之巴陵與前所鎮巴江名同處異也

據水經註巴丘山在湘水右岸晉武帝太康元年立巴陵縣宋文帝元嘉十六年置巴陵郡今岳州也

考異曰按江表傳瑜與策同年策以建安五年死年二十六瑜死時年三十六故知在今年也 權聞

之哀慟曰公瑾有王佐之資今忽短命孤何賴哉自

迎其喪於蕪湖

蕪湖縣屬丹陽郡

瑜有一女二男權為長子

登娶其女

為于偽翻長知兩翻

以其男循為騎都尉妻以女胤

谷娶其女長為子以其男循為驢者祭妻以女

為興業都尉妻以宗女妻七初瑜見友於孫策太夫

人又使權以兄奉之是時權位為將軍諸將賓客為

禮尚簡而瑜獨先盡敬便執臣節程普頌以年長數

陵侮瑜瑜折節下之長知兩翻數所角翻折而設翻下遐稼翻終不與校

普後自敬服而親重之乃告人曰與周公瑾交若飲

醇醪不覺自醉酒不澆為醇醪滓汁酒權以魯肅為奮武校尉

代瑜領兵令程普領南郡太守魯肅勸權以荊州借

劉備與共拒曹操權從之為孫劉爭荊州張本考

土地業備方作書洛筆於地恐操不至於是今不取乃分豫章為番陽郡番蒲

分長沙為漢昌郡鄱陽今饒州地沈約志長沙郡有吳昌縣漢末之漢昌也吳更名至

漢昌今長沙府湘陰縣

通鑑卷之六十一 建安五年

隋廢吳昌入羅縣唐武德八年又省羅縣入湘陰則知吳立漢昌郡在唐岳州湘陰縣界復以程

普領江夏太守復扶魯肅為漢昌太守屯陸口江水經

左逕烏林南又東右岸得蒲磯口即陸口也水出下馬縣西三山溪入蒲圻縣北逕呂蒙城西孫權征長

沙零桂所鎮也初權謂呂蒙曰卿今當塗掌事當塗猶言不

可不學蒙辭以軍中多務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為博

士邪但當涉獵見往事耳師古曰涉若涉水獵若獵

直之翻 卿言多務孰若孤孤常讀書自以為大有所益

蒙乃始就學及魯肅過尋陽與蒙論議大驚曰卿今

者才略非復吳下阿蒙蒙曰士別三日即更刮目相

待大兄何見事之晚乎肅遂拜蒙母結友而別劉備

以從事龐統守耒陽令耒陽縣屬桂陽郡宋白曰郡國志云鰲山口即耒陽縣耒

盧對在縣不治免官魯肅遺備書曰龐士元非百里

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遺于季

呂翻百官志司隸校尉從事史十二人功曹從事主

選署及眾事別駕從事校部行部則奉引錄眾事州

牧則改功曹從事為治中從事杜佑曰別駕從事史

從刺史行部別乘一乘傳車故謂之別駕治中從事

史居中治事主眾諸葛亮亦言之備見統與善譚大

曹功曹主選用器之善譚者劇論當世遂用統為治中親待亞於諸

葛亮與亮並為軍師中郎將初蒼梧士燮為交阯太守交州刺史朱符為夷賊所殺州郡擾亂燮表其弟壹領合浦太守黼領九真太守黼胡梅翻武領南

海太守燮體器寬厚中國士人多往依之雄長一州

偏在萬里威尊無上天下殺亂燮雄據偏州人但知威尊無復知有天子也長知兩

翻出入儀衛甚盛震服百蠻朝廷遣南陽張津為交

州刺史津好鬼神事常著絳帕頭好呼到翻著陟略

世家說頭巾一名幘音陽一名帕陸游曰帕頭者中幘之類猶今言幘頭韓文公云以紅帕首已為失之

東坡云絳帕蒙頭讀道書增一蒙字其誤尤甚鼓琴燒香讀道書云可以助

化為其將區景所殺區烏侯翻姓也又虧于翻據史自賈琮以前皆為交趾刺史未

得為交州晉志永和九年交趾太守周敞求立為州朝議不許即拜敞為交趾刺史建安八年張津為刺

史士燮為交趾太守共表立為州乃劉表遣零陵賴

恭代津為刺史姓譜賴為楚所滅子孫以國為氏風俗通漢有交趾太守賴先是時



蒼梧太守史璜死表又遣吳巨代之朝廷賜燮璽書

以燮為綏南中郎將董督七郡領交阯太守如故巨

與恭相失巨舉兵逐恭恭走還零陵孫權以番陽太

守臨淮步騭為交州刺史

姓譜晉有步揚食采於步因氏焉番蒲荷翻騭職日

翻士燮率兄弟奉承節度吳巨外附內違騭誘而斬

之誘音西威聲大震權加燮左將軍燮遣子入質質音致

由是嶺南始服屬於權

平六年春正月以曹操世子丕為五官中郎將置官

屬為丞相副漢五官中郎將主五官郎而已未嘗置官屬也領屬光祿勳未嘗為丞相副也

三月操遣司隸校尉鍾繇討張魯使征西護軍夏

潼關今潼關縣有  
有百里

侯淵等將兵出河東與繇會

淵之族操所自出也付以西征先驅之任以資

序未得為征西將軍故以護軍為名

倉曹屬高柔諫曰

公府倉曹主倉穀事有掾有屬

大兵西出韓遂馬超疑為襲已必相扇動宜先招集

三輔三輔苟平漢中可傳檄而定也操不從關中諸

將果疑之

操舍關中而遠征張魯伐虢取雲之計也蓋欲討超遂而無名先張討魯之執以速

其反然後加兵耳

馬超韓遂侯選程銀楊秋李堪張橫梁興

成宜馬玩等十部皆反其眾十萬屯據潼關

潼關在弘農華

陰縣水經註曰河在關內南流潼激關山因謂之潼關晉所謂桃林之塞秦所謂陽華是也

操遣

安西將軍曹仁督諸將拒之

晉百官志曰西安起於魏初謂安東安西安南

安北四將軍也敕令堅壁勿與戰命五官將丕留守鄴以奮

將軍也。敕令堅壁勿與戰。命五官將不留守。以奮

武將軍程昱。叅不軍事。沈約曰。奮武將軍始於漢末。門下督廣陵。

徐宣為左護軍。門下督督將。留統諸軍。樂安國淵為

居府長史。統留事。姓譜。齊有國氏。世為上鄉。又鄭七穆子國之後為國氏。秋七月。

操自將擊超等。將即亮。翻下同。議者多言關西兵習。長予非

精選前鋒。不可當也。操曰。戰在我。非在賊也。賊雖習

長矛。將使不得以刺。諸君但觀之。在我而不在敵。故可以制勝。此未易

與常人言也。刺七亦翻下同。八月。操至潼關。與超等夾關而軍。操

急持之。而潛遣徐晃。朱靈。以步騎四千人。渡蒲阪。津

據河西為營。蒲阪。津在蒲阪縣。河西即唐之蒲津。考異曰。晃傳曰。太祖至潼關。恐不

得渡。召問晃。晃曰。公盛兵於此。而賊不復別守蒲阪。知其無謀也。今假臣精兵。渡蒲阪。津為軍。先以截其

蒲阪津在河西即蒲

渭口今同州府華陰  
物東北五十里

裏賊可禽也。太祖曰：善。按武帝紀：潛遣二將渡蒲阪，皆太祖之謀。而晁傳云：皆晁之策。蓋陳氏各欲稱其功，羨不相顧耳。閏月，操自潼關北渡河，兵衆先渡，操獨與虎

士百餘人留南岸。斷後管翻。馬超將步騎萬餘人攻

之，矢下如雨。操猶據胡牀不動。許褚扶操上船，船工

中流矢死。仲竹褚左手舉馬鞬以蔽操，右手刺船校

尉丁斐，放牛馬以餌賊。賊亂取牛馬，操乃得渡。遂自

蒲阪渡西河，循河為甬道而南。超等退拒渭口。前書

至船司空入河後，漢省船司空。屬華陰縣渭口之東，即潼關也。操乃多設疑兵，潛以

舟載兵入渭，為浮橋。夜分，兵結營於渭南。超等夜攻

營，伏兵擊破之。超等屯渭南，遣使求割河以西，請和。

營伏兵擊破之超等屯渭南遣使求割河以西請和

操不許九月操進軍悉渡渭超等數挑戰又不許固

請割地求送任子賈詡以為可偽許之操復問計策

數所角翻挑徒了翻復扶又翻詡曰離之而已操曰解解戶買翻曉也韓遂

請與操相見操與遂有舊於是交馬語移時遂與樊稠交馬

語而得以斃稠與曹操交馬語乃以自斃然後知遂

之所以遇稠者非用數也若馬超等之疑遂則猶李

催之疑不及軍事但說京都舊故拊手歡笑時秦胡

觀者前後重沓重直龍翻操笑謂之曰爾欲觀曹公邪亦

猶人也非有四目兩口但多智耳既罷超等問遂公

何言遂曰無所言也超等疑之他日操又與遂書多

所點竄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也二者皆所以離之考異曰許褚

史知釋又重者重足著地也謂重足而立言之畏懼甚也此謂秦人胡人原觀之耳空有重足著地之事乎

傳曰。太祖與韓遂馬超等會語。左右皆不得從。唯將

褚超負其力。陰欲前突太祖。素聞褚勇。疑從騎是褚

乃問曰。公有虎侯者安在。太祖顧指褚。褚瞋目眦之。

超不敢動。按時超不與遂同在彼。故疑此說妄也。

操乃與克日會戰。克日者剋也。先以輕兵挑之。挑徒戰

良久乃縱虎騎夾擊大破之。斬成宜李堪等。遂超奔

涼州。楊秋犇安定。諸將問操曰。初賊守潼關渭北道

缺。缺謂缺而不備。不從河東擊馮翊而反守潼關。引日而後

北渡何也。操曰。賊守潼關若吾入河東賊必引守諸

津則西河未可渡。吾故盛兵向潼關。賊悉眾南守西

河之備虛。故二將得擅取西河。然後引軍北渡。賊不

能與吾爭西河者。以二將之軍也。二將徐晃朱靈連

也。將即亮翻。

能與吾爭西河者以二將之軍也二將即徐晃朱靈也連

車樹柵為甬道而南既為不可勝兵法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

且以示弱渡渭為堅壘虜至不出所以驕之也故賊

不為營壘而求割地吾順言許之所以從其意使自

安而不為備因畜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

及掩耳淮南子之言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始關中諸將

每一部到操輒有喜色諸將問其故操曰關中長遠

若賊各依險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來集

其衆雖多莫相歸服軍無適主適丁歷翻一舉可滅為功

差易吾是以喜當此之時關西之兵最為精彊而破於操者法制不一也易以鼓翻冬

十月操自長安北征楊秋圍安定秋降降戶江翻復其爵

案此與後秦姚萇長與魏雷慈地等戰相似征楊秋安馬超見下

擇以河間田銀券  
伯及叔廷及延將至  
涼州征馬超詳  
見後文之直參之  
之

章澤州里俗多者  
蓋印東州軍也

位使留撫其民十二月操自安定還留夏侯淵屯長

安以議郎張既為京兆尹既招懷流民興復縣邑百

姓懷之遂超之叛也弘農馮翊縣邑多應之河東民

獨無異心操與超等夾渭為軍軍食一仰河東仰牛向翻

及超等破餘畜尚二十餘萬斛畜讀日蓄操乃增河東太

守杜畿秩中二千石扶風灋正為劉璋軍議校尉

軍議校尉使之議軍事蓋時議必推正之善謀璋能官之而不能有用耳璋不能用又為

其州里俱僑客者所鄙正邑邑不得志僑寄也寓也鄙薄也邑邑

不樂之意益州別駕張松與正善自負其才忖璋不足與

有為忖度也思也常竊歎息松勸璋結劉備璋曰誰

可使者公乃舉正章澤州里俗多者正洋射羊為不得已而



有為... 常竊歎息松觀璋結盟備璋曰誰

可使者松乃舉正璋使正往正辭謝佯為不得已而

行還為松說備有雄略為于密謀奉戴以為州主會

曹操遣鍾繇向漢中璋聞之內懷恐懼松因說璋曰

說輸曹公兵無敵於天下若因張魯之資以取蜀土

誰能禦之劉豫州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深讎也使

翻善用兵若使之討魯魯必破矣魯破則益州疆曹

公雖來無能為也今州諸將龐羲李異等皆恃功驕

豪據裴松之註龐羲免璋諸子於欲有外意謂其意

也不得豫州則敵攻其外民攻其內必敗之道也璋

然之遣灋正將四千人迎備主簿巴西黃權諫曰譙

廣漢今潼川府  
遂寧縣

巴記曰劉璋分巴西郡劉左將軍有驍名曹操表備為左將軍故稱

之驍堅堯翻今請到欲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欲以賓

客禮待則一國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則主有

累卵之危不若閉境以待時清璋不聽出權為廣漢

長廣漢縣屬廣漢郡長知兩翻從事廣漢王累自倒懸於州門以

諫璋一無所納灋正至荊州陰獻策於劉備曰以明

將軍之英才乘劉牧之懦弱張松州之股肱別駕州之上佐

故曰響應於內以取益州猶反掌也考異曰韋曜吳書曰備前見

張松後得灋正皆厚以恩德接納盡其殷勤之歡因問蜀中闊狹兵器府庫人馬眾寡及諸要害道里遠

近松等具言之按劉璋劉備備疑未決龐統言於備傳松未嘗先見備吳書誤也

曰荆州荒殘人物殫盡東有孫車騎備表權為車騎將軍故以稱之

北有曹操難以得志今益州戶口百萬土沃財富誠

得以為資大業可成也備曰今指與吾為水火者曹

操也言水火者以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

以譎吾以忠譎古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利

而失信義於天下奈何統曰亂離之時固非一道所

能定也且兼弱攻昧尚書仲虺之言逆取順守前書陸賈曰湯武逆取而

順守古人所貴若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

日不取終為人利耳備以為然乃留諸葛亮關羽等

守荆州以趙雲領留營司馬留營司馬掌留營軍事也備將步卒

巴郡治江州即今巴郡

執江今重慶府合州

注今錄州彰明也

吳氏云自江州云云由四川重慶合州潼川至羅州也江州今重慶府執江即浮水涪城合縣也

數萬人入益州孫權聞備西上上時遣舟船迎妹而

夫人欲將備子禪還吳張飛趙雲勒兵截江乃得禪

還劉璋敕在所供奉備備入境如歸前後贈遺以巨

億計遺于季翻備至巴郡巴郡太守嚴顏拊心歎曰此所

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衛者也備自江州北由墊江水

詣涪巴郡治江州墊江縣屬巴郡涪縣屬廣漢郡墊江水蓋即涪內水也庾仲雍曰江州縣對二水

賢曰涪縣故城今綿州城墊江縣唐之合州璋率步

騎三萬餘人車乘帳幔乘繩證翻幔幕也精光耀日往會

之張松令灋正白備便於會襲璋備曰此事不可倉

卒卒讀龐統曰今因會執之則將軍無用兵之勞而

卒日卒嶺龐統曰今因會執之則將軍無用兵之變而

坐定一州也備曰初入他國恩信未著此不可也

推備行大司馬領司隸校尉備亦推璋行鎮西大將

軍領益州牧晉百官志曰四鎮通於柔遠謂所將吏

士更相之適之往也更工衡翻歡飲百餘日璋增備兵厚加

資給使擊張魯又令督白水軍白水關在廣漢白水縣劉璋置軍屯守即

揚懷高沛之軍也杜佑曰梁州金牛縣漢葭萌縣地縣南有故白水關備并軍三萬餘

人車甲器械資貨甚盛璋還成都備北到葭萌葭萌縣屬

廣漢郡賢曰葭萌今利州益昌縣應劭曰葭音家師

古曰萌音氓蜀王封其弟葭萌於此因以名邑先主

改曰未即討魯厚樹恩德以收衆心

十七年春正月曹操還鄴詔操贊拜不名入朝不趨

白水關在今保寧府昭化縣西北昭化即漢葭萌也

元

通志卷之二十一 建安十七年

劔履上殿如蕭何故事 操之西征也河間民田銀

蘇伯反扇動幽冀五官將不欲自討之功曹常林曰

據林傳時為五官將功曹北方吏民樂安厭亂樂音洛服化已久守

善者多銀伯犬羊相聚不能為害方今大軍在遠外

有彊敵將軍為天下之鎮謂留守輕動遠舉雖克不

武乃遣將軍賈信討之應時克滅餘賊千餘人請降

議者皆曰公有舊法圍而後降者不赦降戶程昱曰

此乃擾攘之際權時之宜今天下畧定不可誅之縱

誅之宜先啓聞議者皆曰軍事有專無請昱曰凡專

命者謂有臨時之急耳今此賊制在賈信之手故老

命者謂有臨時之急耳今此賊制在賈信之手故老

善宋陸以凡諸  
史言斬首若干級者  
不可信也

鄆今鄆州

臣不願將軍行之也不曰善即白操操果不誅既而

聞昱之謀甚悅曰君非徒明於軍計又善處人父子

之間以勸不不專殺也處呂呂翻 故事破賊文書以一為十國淵

上首級皆如其實數國淵時統留事上時掌翻操問其故淵曰夫

征討外寇多其斬獲之數者欲以大武功聳民聽也

河間在封域之內銀等叛逆雖克捷有功淵竊恥之

操大悅 夏五月癸未誅衛尉馬騰夷三族騰詣鄴見上卷

十三年 六月庚寅晦日有食之 秋七月螟 馬超

等餘眾屯藍田夏侯淵擊平之鄆賊梁興鄆縣前漢屬左馮翊

後漢省師古寇畧馮翊諸縣恐懼皆寄治郡下議者

鄆音敷 建安七年

以爲當移就險阻左馮翊鄭渾曰興等破散藏竄山

谷雖有隨者率脅從耳今當廣開降路降戶江宣諭

威信而保險自守此示弱也乃聚吏民治城郭爲守

備治直募民逐賊得其財物婦女十以七賞民大悅

皆願捕賊賊之失妻子者皆還求降渾責其得他婦

女然後還之於是轉相寇盜黨與離散又遣吏民有

恩信者分布山谷告諭之出者相繼乃使諸縣長吏

各還本治以安集之長知興等懼將餘衆聚鄜城操

使夏侯淵助渾討之遂斬興餘黨悉平渾泰之弟也

鄭泰見用於董卓而欲圖卓者也九月庚戌立皇子熙爲濟陰王



胡文忠曰吳晉  
之朝皆都江寧  
府城有北陽其  
地即今臺城也  
也北臨之武即  
今後湖也  
亂臺城加高六  
尺野人牧豎  
尚獲得赤鳥  
年獲穀也秣  
陵野治在秣  
陵關亦遺賫  
燬矣  
談元厚曰張紘  
還吳迎家道  
病卒當在此  
年而通鑑系於  
黃龍元年從  
都建業之後  
亦為失次

懿為山陽王 魏為濟北王 敦為東海王 時許靖在蜀

將欲翕之必姑張之 將欲奪之必姑與之 其孟德之謂乎 濟子禮翻 初張紘以秣陵

山川形勝 勸孫權以為治所 及劉備東過秣陵亦勸

權居之 權於是作石頭城 徙治秣陵 改秣陵為建業

秣陵屬丹陽郡 本金陵也 秦始皇改孫權改曰建業 後避晉愍帝諱 改曰建康 石頭城在今建康城西二

里 金陵志 石頭城去臺城九里 南合秦淮水 張舜民曰 石頭城者 天生城壁 有如城然 在清涼寺北 覆舟

山上 江行自北來者 循石頭城轉入秦淮 陸游曰 龍灣望石頭山 不甚高 然峭立江中 繚繞如垣 墻清涼

寺距石頭里餘 西望宣化渡 及歷陽諸山 宋白曰 晉平吳 分為二邑 自淮水南為秣陵 北為建業 江表傳

紘謂權曰 秣陵楚武王所置 名為金陵 地勢岡阜 連石頭 昔秦始皇東巡 經此縣 望氣者云 金陵地形有

王者都邑之氣 故掘斷連岡 改名秣陵 今處所具存 宜為都邑 獻帝春秋又載 權曰 秣陵有小江 百餘里

吳名頭城今江甯府石城城門

胡文忠曰舒桐者  
山水漚為巢湖  
湖尾闈入江廣  
今日裕溪河  
東屬今巢湖有  
濡須山屬今  
無為州有之寢  
以河底兩山間  
大石橫巨為石  
梁最為險  
要吳魏以此分  
界故吳人保  
河固山勢為塢  
壁形如偃月曰  
濡須塢立開  
其古東關帶  
以長隄曰東關

可以安大船吾方理水軍當移據之又據晉書郗隆  
傳隆為揚州刺史鎮秣陵齊王冏檄令赴討趙王倫  
隆停檄不下時王濠鎮石頭隆軍西赴濠者甚眾隆  
遣從事於牛渚西詳考是事秣陵軍將赴濠欲  
頭在牛渚而西勤王也石頭自在牛渚東  
呂蒙聞

曹操欲東兵說孫權夾濡須水口立塢說輸芮翽賢

在今和州歷陽縣西南孫權夾水立塢狀如偃月杜

佑曰濡須水在歷陽西南百八十里余據濡須水出

巢湖在今無為軍比二十五里諸將皆曰上岸擊賊

濡須塢在今巢縣東南四十里上時掌翻洗足入船何用塢為蒙曰兵有利鈍戰無百勝

如有邂逅敵步騎蹙人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權曰

善遂作濡須塢冬十月曹操東擊孫權董昭言於  
曹操曰自古以來人臣匡世未有今日之功有今日

吳之濡須  
口今廬州  
府無為州

之功未有久處人臣之執者也處昌呂今明公恥有

慙德樂保名節樂音洛然處大臣之執使人以大事疑

已誠不可不重慮也重直用翻乃與列侯諸將議以丞相

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勳賢曰禮含文嘉曰九錫一曰車馬二

曰衣服三曰樂器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百

人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鉅鬯謂之九錫錫予也

九錫皆如其德左傳曰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荀彧

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祝宗卜史備物典策

以為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朝直遙翻秉忠貞之誠

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記檀弓魯子曰君子之

人也以不宜如此操由是不悅及擊孫權表請彧勞

軍于譙勞力到翻因輒留彧以侍中光祿大夫持節叅丞

袁紀亦云或以憂死

相軍事

輒言專

操軍向濡須或疾留壽春飲藥而

卒

或傳云操饋之食發視乃空器也於是飲藥而卒

考異曰陳志或傳曰以憂薨范書或傳曰操饋

之食發視乃空器也於是飲藥而卒孫盛魏氏春秋

亦同按或之死操隱其誅陳壽云以憂卒蓋闕疑也

今不正言其飲藥恐後世為人上者謂隱誅可得而行也

或行義脩整而有智謀

好推賢進士故時人皆惜之

行下孟翻臣光曰孔子之言仁也重矣自子路冉求公西赤門人之高第

令尹子文陳文子諸侯之賢大夫皆不足以當之而

獨稱管仲之仁豈非以其輔佐齊桓大濟生民乎

論語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

知其仁也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三已之

也十室之邑百乘之家... 未也何知曰赤也東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

知其仁也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

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

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弑齊君陳文

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

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

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子貢曰管仲

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

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

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

溝瀆而莫之知也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

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齊桓之行

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若狗彘管仲不羞而相之行下孟翻其志盖以非桓

公則生民不可得而濟也漢末大亂群生塗炭自非

高世之才不能濟也然則苟或捨魏武將誰事哉齊

桓之時周室雖衰未若建安之初也建安之初四海

通鑑卷之六十一 建安初年

山案杜牧之議本表宏宏又曰劉氏之失天下荀生為之也殺身猶有餘魂

蕩覆尺土一民皆非漢有荀彧佐魏武而興之舉賢用能訓卒厲兵決機發策征伐四克遂能以弱為彊化亂為治治直吏翻十分天下而有其八其功豈在管仲之後乎管仲不死子糾而荀彧死漢室其仁復居管仲之先矣復扶又翻而杜牧乃以為彧之勸魏武取兗州則比之高光官渡不令還許則比之楚漢及事就功畢乃欲邀名於漢代譬之教盜充墻發匱而不與同挈得不為盜乎臣以為孔子稱文勝質則史見論語凡為史者記人之言必有以文之然則比魏武於高光楚漢者史氏之文也豈皆彧口所言邪用是貶彧非

其罪矣且使魏武為帝則彧為左令元功且

楚漢者史氏之文也豈皆或口所言邪用是貶或非

其罪矣且使魏武為帝則或為佐命元功與蕭何同

賞矣或不利此而利於殺身以邀名豈人情乎十

二月有星孛于五諸侯晉天文志曰五諸侯五星在東井北又太微南蕃左執法

東北一星曰謁者謁者東北三星曰三公三公北三星曰九卿九卿西五星曰內五諸侯內侍天子不之

國也孛劉備在葭萌龐統言於備曰今陰選精兵

書夜兼道徑襲成都劉璋既不武又素無豫備大軍

卒至卒讀日猝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揚懷高沛璋之名將

各杖彊兵據守關頭即白水關頭也聞數有牋諫璋數所角翻使

發遣將軍還荊州將軍遣與相聞說荊州有急欲還

救之並使裝束外作歸形此二子既服將軍英名又

白帝城今在夔州府奉節縣

喜將軍之去計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之進取

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

白帝即巴東魚復縣城也公孫

述據成都自稱白帝改魚復曰白帝城

連引荊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

若沈吟不去

沈持林翻

將致大困不可久矣備然其中計

及曹操攻孫權權呼備自救備貽璋書曰孫氏與孤

本為胥齒而關羽兵弱今不往救則曹操必取荊州

轉侵州界

州界謂益州界

其憂甚於張魯魯自守之賊不足

慮也因求益萬兵及資糧璋但許兵四千其餘皆給

半備因激怒其眾曰吾為益州征疆敵師徒勤瘁

瘁秦

醉而積財吝賞何以使士大夫死戰乎張松書與備



翻而積財各賞何以使士大夫死戰乎張松書與備

涪城今縣州

吳云江西營江自江西九江以下斜向東北即涪城東迤北也安慶廣德州二府皆在其西

及灋正曰今大事垂立如何釋此去乎松兄廣漢太

守肅恐禍及已因發其謀於是璋收斬松敕關戍諸

將文書皆勿復得與備關通復扶備大怒召璋白水

軍督楊懷高沛責以無禮斬之責其無容主之禮也勒兵徑至

關頭并其兵進據涪城此用龐統之中計也

平八年春正月曹操進軍濡須口號步騎四十萬攻

破孫權江西營大江東北流故自歷陽至濡須口皆謂之江西而建業謂之江東獲

其都督公孫陽權率眾七萬禦之相守月餘操見其

舟船器仗軍伍整肅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孫權字仲謀

如劉景升兒子豚犬耳權為牋與操說春水方生公

宜速去別紙言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操語諸將曰牛語

倨孫權不欺孤乃徹軍還 庚寅詔并十四州復為

九州十四州司豫冀兗徐青荆揚益梁雍并幽交也

幽并二州皆入冀州涼州所統悉入雍州又以司州

之京兆入焉又以司州之弘農河南入豫州交州并

入荆州則省司涼幽并而復禹貢之九州矣此 夏

曹操自領冀州牧欲廣其所統以制天下耳

四月曹操至鄴 初曹操在譙恐濱江郡縣為孫權

所略欲徙令近內近其以問揚州別駕蔣濟曰昔孤

與袁本初對軍官渡徙燕白馬民民不得走賊亦不

敢鈔事見六十三卷建安五年燕縣白馬縣皆屬東

城縣鈔楚交今欲徙淮南民何如對曰是時兵弱賊

燕路南通國也今  
延津縣白馬縣  
今陽野皆屬衛  
郡府

今陽路居

今欲徙海南民何如對曰是時兵弱財

胡文忠曰東自穆州西迄蘄州北至固陵惟合肥懷寧二縣以外皆成邱墟由是以迄隋初江淮南道生荆棘蓋以乃南北之極限也

疆不徙必失之自破袁紹以來明公威震天下民無

他志人情懷土實不樂徙樂音洛懼必不安操不從既

而民轉相驚自廬江九江鄆春廣陵戶十餘萬皆東

渡江鄆春縣本屬江夏郡沈約曰吳立鄆春郡此據吳志書之也鄆音祁江西遂虛合

淝以南惟有皖城皖縣屬廬江郡賢曰今舒州濟後

奉使詣鄴使疏操迎見大笑曰本但欲使避賊乃更

驅盡之拜濟丹陽太守丹陽郡已屬孫權五月丙

申以冀州十郡封曹操為魏公時以冀州之河東河

山鉅鹿安平甘陵平原凡十郡為魏國以丞相領冀州牧如故又加九

錫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衮冕之服赤舄副焉毛

鄆春今黃州府蘄州

通鑑卷之六十一 建安六年 七二

曰赤舄人君之盛履也釋舄復履也鄭玄曰復下曰舄鄭眾曰舄有三等赤舄為上冕服之舄軒縣

之樂六佾之舞周禮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鄭眾曰宮縣四面縣軒縣去其一而縣

讀曰懸舞佾之數天子八諸侯六杜預曰八佾八六十四人六佾六六三十六人服虔曰天子八八諸

侯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八宋傅隆曰鄭伯納晉悼公女樂二八晉以一八賜魏絳此樂以八人為列之證

也佾音逸朱戶以居納陛以登虎賁之士三百人鈇鉞各

一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旅與盧同秬鬯一

卣珪瓚副焉大雨水益州從事廣漢鄭度聞劉

備舉兵謂劉璋曰左將軍懸軍襲我兵不滿萬士眾

未附軍無輜重重直用翻野穀是資其計莫若盡驅巴西

梓潼民內涪水以西梓潼縣屬廣漢郡漢武帝元鼎元年置以縣倚梓林而枕潼水

巴西今梓潼府梓潼今梓潼縣皆由白水關西南

為各建安二十二年劉備分立梓潼郡班志梓潼有

梓潼民內涪水以西元年置以縣倚梓林而枕潼水

為各建安二十二年劉備分立梓潼郡班志梓潼有五婦山馳水所出南入涪應劭曰涪水出廣漢南入漢水經曰涪水出廣漢涪縣西北東至廣漢與梓潼水合又西南流又南入于墊江註云涪水出廣漢屬國剛氏道徼外梓潼水即五婦水也其倉廩野穀一皆也同入于墊江即所謂內水也

燒除高壘深溝靜以待之彼至請戰勿許久無所資

不過百日必將自走走而擊之此必禽耳劉備聞而

惡之惡烏路翻以問灋正正曰璋終不能用無憂也璋果

謂其群下曰吾聞拒敵以安民未聞動民以避敵也

不用度計璋遣其將劉瓚冷苞張任鄧賢吳懿等拒

備皆敗退保緜竹瓚姑回翻又胡隈翻冷音魯杏翻姓也按本或作泠泠音魯經翻緜竹

縣屬廣漢郡唐屬漢州九懿詣軍降降戶江璋復遣

緜竹屬縣  
州區漢西區  
成都吳

通鑑六十六 建安年 廿三

維城今隴州  
又曰維竹  
距城九里吳

吳之雁橋今  
成都府漢州

史記釋文考  
所今切地名  
倉舍切沈約  
曰此軍後  
漢官孫堅  
為車騎參  
軍事是也  
史記以引軍

護軍南陽李嚴江夏費觀督緜竹諸軍復扶又翻下

費父嚴觀亦率其眾降於備備軍益彊分遣諸將平

下屬縣劉瓚張任與璋子循退守維城維縣屬廣漢

唐為漢州治所備進軍圍之任勒兵出戰於鴈橋鴈江在維

金鴈故名軍敗任死秋七月魏始建社稷宗廟

魏公操納三女為貴人自此以後曹操不書姓而冠

節後立初魏公操追馬超至安定聞田銀蘇伯反

引軍還參涼州軍事楊阜言於操曰超有信布之勇

其得羌胡心若大軍還不設備隴上諸郡非國家之

有也隴西南安漢陽永陽皆隴上諸郡也獻帝操還

果率羌胡擊隴上諸郡皆應之惟冀城奉

超果率羌胡擊隴上諸郡縣郡縣皆應之惟冀城奉

州郡以固守冀縣屬漢陽郡郡治焉超盡兼隴右之衆張

魯復遣大將楊昂助之復扶又翻凡萬餘人攻冀城自正

月至八月救兵不至刺史帝康遣別駕閻温出告急

於夏侯淵夏侯淵時屯長安外圍數重重直龍翻温夜從水中潛

出明日超兵見其迹遣追獲之超載温詣城下使告

城中云東方無救隴右在西方操在關東故曰東方温向城大呼曰

呼火故翻大軍不過三日至勉之城中皆泣稱萬歲超雖

怒猶以攻城久不下徐徐更誘温冀其改意誘音西温

曰事君有死無二而卿乃欲令長者出不義之言乎

超遂殺之已而外救不至帝康及太守欲降降戶楊

阜號哭諫曰阜等率父兄弟以義相勵有死無二

以為使君守此城號戶刀翻今柰何棄垂成之功陷

不義之名乎刺史太守不聽開城門迎超超入遂殺

刺史太守自稱征西將軍領并州牧督涼州軍事魏

公操使夏侯淵救冀未到而冀敗淵去冀二百餘里

超來逆戰淵軍不利氏王千萬反應超屯興國氏王

略陽清水氏種也其後是淵引軍還會楊阜喪妻就

超求假以葬之喪息浪翻假居訝翻休假也阜外兄

天水姜叙為撫夷將軍擁兵屯歷城水經註歷城在

興國今秦州秦安郡

歷城今成縣之東



百二十里後改為建安城杜佑曰歷城在今同谷郡

西七里去仇池九十里宋白曰晉置仇池郡於歷城

成州今為阜見叙及其母歔歔悲甚歔音虛歔許既翻叙

曰何為乃爾阜曰守城不能完君亡不能死亦何面

目以視息於天下息之頃則一瞬馬超背父叛君

虐殺州將皆蒲妹翻豈獨阜之憂責一州士大夫皆

蒙其恥君擁兵專制而無討賊心此趙盾所以書弑

君也趙盾晉卿趙宣子也左傳趙穿攻靈公於桃園

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超疆而無義多釁

易圖耳易以叙母慨然曰咄伯奕韋使君遇難亦汝

之負豈獨義山哉咄當沒翻姜叙字伯奕楊阜人誰

不死死於忠義得其所也但當速發勿復顧我我自

為汝當之復扶又翻不以餘年累汝也累力瑞翻叙乃與

同郡趙昂尹奉武都李俊等合謀討超又使人至冀

結安定梁寬南安趙衢使為內應超取趙昂子月為

質質音致昂謂妻異曰據皇甫謐列女傳異士氏女也吾謀如是事必

萬全當柰月何異厲聲應曰雪君父之大恥喪元不

足為重喪息浪翻况一子哉九月阜與叙進兵入鹵城鹵城

當在西縣昂奉據祁山以討超水經註祁山在岷冢

冀縣之間有城極為險固漢水逕其南又曰祁山在上邽西南

二百四十里杜佑曰祁山在今同谷郡長道縣東十

入鹵城今秦州西○  
吳云鹵城依注在今  
望昌府伏羌縣及秦  
州之關也  
祁山今禮物多寧西  
和山北  
吳云祁山今甘肅  
府西和縣

里余據今西和州長道縣南十里有祁山古來南北

二岫有萬餘家諸葛亮表言祁山去沮五百里有人

萬戶者此也超聞之大怒趙衢因譎說超使自出擊之譎

允翻說輪前翻超出衢與梁寬閉冀城門盡殺超妻子超進

退矢據乃襲歷城得叙母叙母罵之曰汝背父之逆

子殺君之桀賊背父謂馬騰在鄴不顯而反天地豈

久容汝而不早死敢以面目視人乎超殺之又殺趙

昂之子月楊阜與超戰身被五創超兵敗遂南犇張

魯被皮義翻創初良翻考異曰楊阜傳云十七年

九年正月趙衢等討超超犇漢中按姜叙九年起兵

超即應出討超出衢等即應閉門不應至來年正月

蓋魏史書捷音到鄴魯以超為都講祭酒魯為五斗

帥君其來學者初名鬼卒後號祭酒各領部眾都講祭酒者曾使學者都習老子五千文置都講祭酒位

次師 君 欲妻之以女妻七細翻 或謂魯曰有人若此不愛其親

焉能愛人焉於度翻 魯乃止操封討超之功侯者十一人

賜楊阜爵關內侯 冬十一月魏初置尚書侍中六

卿以荀攸為尚書令涼茂為僕射涼姓茂名 毛玠崔琰常

林徐奕何夔為尚書魏置五曹尚書吏部左民客曹五兵度支 王粲杜襲

衛覬和洽為侍中自是以後侍中遂 鍾繇為大理大理

漢廷尉之職 王脩為大司農袁渙為郎中令行御史大夫

事郎中令漢光祿勳之職 陳羣為御史中丞時以御史大夫為三公以中丞為御

史臺主 袁渙得賞賜皆散之家無所儲乏則取之於人

不為皦察之行皦吉了翻 然時人皆服其清時有傳

劉備死者群臣皆賀惟渙獨否魏公操欲復肉刑令

曰昔陳鴻臚以為死刑有可加於仁恩者臚陵御史

中丞能申其父之論乎陳群父紀為陳群對曰臣父

紀以為漢除肉刑而增加於笞事見十五卷本興仁

惻而死者更眾所謂名輕而實重者也名輕則易犯

易以實重則傷民且殺人償死合於古制至於傷人

或殘毀其體而裁剪毛髮非其理也若用古刑使淫

者下蠶室盜者刑其足則永無淫放穿踰之姦矣下

稼翻則音月穿者穿夫三千之屬周穆王作甫刑墨

穴隙踰者踰垣墻屬千刑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雖未可悉復若

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建安十年

陳紀復肉刑  
議孔融嘗  
駁之見表紀  
建寧三年

斯數者時之所患宜先施用漢律所殺殊死之罪仁  
所不及也其餘逮死者可易以肉刑如此則所刑之  
與所生足以相質矣也貿易今以笞死之灋易不殺之  
刑是重人支體而輕人軀命也當時議者唯鍾繇與  
羣議同餘皆以為未可行操以軍事未罷顧眾議而  
止

浙江

資治通鑑卷第六十六

資治通鑑卷第六十七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五十九起閼逢敦牂盡柔兆涸灘凡三年

孝獻皇帝王

建安十九年春馬超從張魯求兵北取涼州魯遣超還圍祁山姜叙告急於夏侯淵諸將議欲須魏公操節度淵曰公在鄴反覆四千里比報叙等必敗非救

北東南西和

上卷則云于其地  
此國無阿貴  
之名也下亦同

長離今在秦州秦  
安縣

急也

比必寐翻

遂行使張郃督步騎五千為前軍

郃古合

閣

超敗走韓遂在顯親

顯親縣屬漢陽郡班志無之蓋光武所置以封竇友賢曰

顯親故城在今秦州成紀縣東

淵欲襲取之遂走淵追至畧陽城去

遂三十餘里諸將欲攻之或言當攻興國氏

魏畧曰建安中

興國氏王阿貴百頃氏王千萬各部落萬餘從馬超為亂超破之後阿貴為夏侯淵所攻滅千萬南入

蜀淵以為遂兵精興國城固攻不可卒拔不如擊長

離諸羌

水經註瓦亭水南逕隴西成紀縣東歷長離川謂之長離水燒當等羌居之卒讀曰碎

長離諸羌多在遂軍必歸救其家若捨羌獨守則孤

謂遂若捨羌而不救獨擁兵自守則其勢孤

救長離則官兵得與野戰必

可虜也淵乃留督將守輜重

重直

自將輕兵到長離



可虜也淵乃留督將守輜重用翻自米輜兵至長

攻燒羌屯遂果救長離諸將見遂兵衆欲結營作塹

乃與戰塹七淵曰我轉鬪千里今復作營塹則士衆

罷敝不可復用復扶又翻賊雖衆易與耳易以乃鼓

之大破遂軍進圍與國氏王千萬犇馬超餘衆悉降

轉擊高平屠各皆破之暑直三月詔魏公操位在

諸侯王上改授金璽赤紱遠游冠漢制諸侯王金印

曰遠游冠制如通夫高九寸正豎頂少邪乃夏四

月旱五月雨水初魏公操遣廬江太守朱光屯皖

皖戶大開稻田呂蒙言於孫權曰皖田肥美若一收

孰彼衆必增收孰謂稻成熟而收之也有宜早除之

通鑑卷六十一 魏書 二

閏月權親攻皖城諸將欲作土山添攻具呂蒙曰治  
攻具及土山必歷日乃成治直城備既脩外救必至

不可圖也且吾乘兩水以入若留經日水必向盡還

道艱難蒙竊危之今觀此城不能甚固以三軍銳氣

四面並攻不移時可拔及水以歸全勝之道也權從

之蒙薦甘寧為升城督寧手持練身緣城為士卒先

蒙以精銳繼之手執枹鼓枹音膚士卒皆騰踊侵晨進

攻食時破之獲朱光及男女數萬口既而張遼至夾

石夾石在今安慶府桐城縣北四十七里今名西峽山聞城已拔乃退權拜呂

蒙為廬江太守守式還屯尋陽諸葛亮留關羽守

夾石安慶府桐城縣北四十七里今名西峽山

蒙為廬江太守，又翻還屯尋陽。諸葛亮曾關羽。

荆州與張飛趙雲將兵泝流克巴東

譙周巴記曰初平六年趙韜分

巴郡安漢以下為永寧郡建安六年劉璋以求寧為巴東郡唐夔州開州之地也

至江州破

巴郡太守嚴顏生獲之飛呵顏曰

呵虎何翻

大軍既至何

以不降而敢拒戰顏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

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

降戶江翻下同我州謂益州也

飛怒令左

右牽去斫頭顏容止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為怒邪

飛壯而釋之引為賓客分遣趙雲從外水定江陽犍

為

江陽縣本屬犍為郡劉璋分立江陽郡唐為瀘州犍為郡唐為資簡嘉眉之地今渝州亦漢巴郡地

也對二水口右則涪內水左則蜀外水自渝上合州

至綿州者謂之內水自渝上戎瀘至蜀者謂之外水  
犍居翻飛定巴西德陽譙周巴記建安六年劉璋分巴郡墊江以上為巴西德陽縣屬

江陽今瀘州  
犍為今嘉定叙州  
二府等處  
吳云涪江曰內水大  
江曰外水  
巴西今保寧府  
德陽今潼川府遂寧  
好東南

巴東今夔州府自  
荆州入川之門戶  
吳云巴東今夔州  
府去店即好  
江州則夔州西  
至重慶府也即矣  
巴郡即治江州時

廣漢郡唐  
遂州地  
劉備圍雒城且一年寵統為流矢所中卒

漢正牋與劉璋為陳形勢彊弱中竹仲翻卒子且曰

左將軍從舉兵以來舊心依依實無薄意蓋時人以璋倚備為

用備反襲璋愚以為可圖變化以保尊門尊門謂璋家門璋

不荅雒城潰備進圍成都諸葛亮張飛趙雲引兵來

會馬超知張魯不足與計事又魯將楊昂等數害其

能超內懷於邑數所角翻師古曰於邑短氣貌讀備並如字又於音烏邑音烏合翻

使建寧督郵李恢往說之蜀志後主建興三年改益州郡為建寧郡恢此時蓋

為益州郡督郵史因後改郡超遂從武都逃入氏中

密書請降於備備使人止超而潛以兵資之超到令

建寧公雲南曲  
清府南寧州

密書請降於備備使人止超而灌以兵

引軍屯城北城中震怖怖普備圍城數十日使從事

中郎涿郡簡雍入說劉璋簡姓也魯有大夫簡叔蜀志曰簡雍姓耿後音訛為

簡時城中尚有精兵三萬人穀帛支一年吏民咸欲

死戰璋言父子在州二十餘年靈帝中平五年劉焉牧益州至是二十七年

無恩德以加百姓百姓攻戰三年肌膏草野者以

璋故也膏古報翻何心能安遂開城與簡雍同輿出降降

江羣下莫不流涕備遷璋于公安盡歸其財物佩振

威將軍印綬曹公先加璋振威將備入成都置酒大

饗士卒取蜀城中金銀分賜將士還其穀帛凡城中公私所

有金銀悉取以分賜將士至於穀帛則各還所主也備領益州牧以軍師中郎

益州太守蓋  
下向南郡董和  
時為益州太守

錢氏曰劉志董  
和傳蓋益州太守

高士信而愛之此益  
州即南中之証也傳

又云先主嘗徵為  
軍師將軍將軍

亮亮署左將軍  
大司馬府事此益

州太守為董和  
之官胡氏誤以四字

屬于向蓋州太守  
無與蜀郡守治

成都之事也  
案釋釋有益

州太守古向朕  
修用公禮殿

記在漢初平  
五年則漢末自

有益州太守

將諸葛亮為軍師將軍益州太守

此益州太守非漢武帝所開置之益

州郡也武帝所置之益州郡劉蜀為南中地宅蓋

南

劉璋置益州太守與蜀郡太守並治成都郭下

郡董和為掌軍中郎將並署左將軍府事

事也偏將軍馬超為平西將軍

晉百官志四平立於喪亂謂平東平西平南平

北四將軍議校尉灋正為蜀郡太守揚武將軍裨將

軍南陽黃忠為討虜將軍從事中郎糜竺為安漢將

軍漢大將軍府有從簡雍為昭德將軍北海孫乾為

秉忠將軍安漢昭德秉忠皆備所置將軍號也廣漢長黃權為偏將軍

長知汝南許靖為左將軍長史龐羲為司馬龐皮李

嚴為犍為太守

犍居

費觀為巴郡太守

費父

山陽伊

每目為從事中郎

籍為從事中郎零陵劉巴為西曹掾掾俞廣漢彭萊

為益州治中從事萊餘初董和在郡清儉公直為民

夷所愛信蜀中推為循吏故備舉而用之備之自新

野犇江南也事見六十五荆楚羣士從之如雲而劉

巴獨北詣魏公操操辟為掾遣招納長沙零陵桂陽

會備略有二郡巴事不成欲由交州道還京師時諸

葛亮在臨蒸沈約曰吳立衡陽郡臨蒸縣屬焉蓋吳

邵陵縣界即薑山東北流過臨蒸縣北東注于湘謂之蒸口以書招之巴不從備

深以為恨巴遂自交阯入蜀依劉璋及璋迎備巴諫

曰備雄人也入必為害既入巴復諫曰復扶若使備

臨蒸  
衡陽

討張魯是放虎於山林也。璋不聽，巴閉門稱疾，備攻

成都，令軍中曰：「有害巴者，誅及三族。」及得巴，甚喜。是

時，益州郡縣皆望風景，附獨黃權閉城堅守，須璋稽

服乃降。稽音啓，言稽顙服從也。降戶江翻，下同。於是董和、黃權、李嚴等

本璋之所授用也。璋以和為益州太守，權為府主簿，嚴為護軍。吳懿、費觀

等璋之婚親也。璋兄瑁娶吳懿妹，璋母費氏。彭萊，璋之所擯棄也。

萊仕益州，不過書佐人。劉巴，宿昔之所忌恨也。備皆

處之顯任。處昌呂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益州

之民是以大和。初，劉璋以許靖為蜀郡太守，成都將

潰靖謀踰城降，備備以此薄靖，不用也。灋正曰：「天下

有獲，虛與言而無其實者，本青是。許靖與弟幼，幼立前。



章宗法正亦降人  
也曰為許靖作說  
客

有獲虛譽而無其實者許靖是也許靖與弟劭並有高名汝南月旦評

二人者然今主公始創大業主公之稱始於東都改明公稱主公尊事之為

主也天下之人不可戶說不可戶戶而說宜加敬重以

慰遠近之望備乃禮而用之成都之圍也備與士眾

約若事定府庫百物孤無預焉及拔成都士眾皆捨

干戈赴諸藏藏徂浪翻競取寶物軍用不足備甚憂之劉

巴曰此易耳易以鼓翻但當鑄直百錢直百錢一錢直百也杜佑曰蜀鑄直

百錢文曰直百亦有勒為五銖者大小稱兩如一焉並徑七分重四銖平諸物價令吏

為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時議者欲以成

都名田宅分賜諸將趙雲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

用家為事見十九卷武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

也須天下都定各反桑梓都定猶言皆定也桑梓謂其故鄉祖父之所樹者詩

云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

革田宅皆可歸還令安居復業然後可役調調徒得

其歡心不宜奪之以私所愛也備從之備之襲劉璋

也留中郎將南郡霍峻守葭萌城張魯遣楊昂誘峻

求共守城峻曰小人頭可得城不可得昂乃退後璋

將扶禁向存等帥萬餘人由閬水上扶姓禁名帥讀

漢水禹貢所謂嶓冢導漾東流為漢者也水經註漾

水出隴西氐道縣嶓冢山謂之西漢水東南至廣漢

白水縣西又東南至葭萌縣又東南過巴郡閬中縣

與閬水會水出閬陽縣而東逕其縣南又東注漢水

元昭化制州卷  
雲閣水即嘉陵  
江西漢水也  
南秦州由西和程  
嶓冢山又  
經陝西略陽  
富美入四川廣

漢南鄭隆州  
南定遠合州  
合涪江至重慶  
府江

昔劉璋攻霍峻於葭萌也自此水上又東南入漢州江津縣東南入于江余據此水今謂之嘉陵江攻

圍峻且一年峻城中兵纔數百人伺其怠隙選精銳

出擊大破之斬存史翻備既定蜀乃分廣漢為梓潼

郡唐梓州之地宋白曰綿州巴西縣本漢涪縣屬廣漢郡漢郡華陽國志漢元初二年廣漢自繩鄉移治涪

後治雒劉備立梓潼郡以縣屬焉隋改為巴西縣唐梓州治鄴天寶方改為梓潼郡以峻為梓

潼太守灋正外統都畿蜀郡為都畿內為謀主一殮

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殮千安翻擅殺毀傷

已者數人或謂諸葛亮曰灋正太縱橫孟翻將軍宜

啓主公抑其威福亮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操

之彊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見事

通鑑六十二 建安十九年

音上系後漢時表  
似以寬敗勇怪以  
嚴成而先主高曰孫  
以刻我以寬不知寬  
非是時可以得軍之  
道也況蜀乎也或係  
清之以程

上卷十 灋孝直為之輔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復制謂迎

四年備入益州也如何禁止孝直使不得少行其意邪法正

復扶又翻 諸葛亮佐備治蜀頗尚嚴峻人多怨歎者

字孝直少 詩沼翻 治直灋正謂亮曰昔高祖入關約灋三章秦民知德

之翻 事見九卷 高帝元年今君假借威力跨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垂

惠撫且客主之義宜相降下下段願緩刑弛禁以慰

其望以亮等初至為客亮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

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呼火天下土崩高祖因

之可以引濟引大劉璋暗弱自焉以來焉璋有累世

之恩文灋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

人十專尊權自次君臣之首斬以表夫且龍之以立立

之因心之入... 互相承奉... 德政不... 是... 丹...

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

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敝實由於此吾今

威之以灑灑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

並濟上下有節為治之要於斯而著矣孔子曰政寬則濟之以猛

孔明其知之劉備以零陵蔣琬為廣都長長知兩翻備嘗

因游觀奄至廣都見琬眾事不治時又沈醉沈持林翻沈醉

言為酒所沉滯也備大怒將加罪戮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

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為政以安民為本不以脩飾

為先願主公重加察之重直用翻言再三加察也備雅敬亮乃不

加罪倉卒但免官而已建安十九年秋七月魏公操擊孫權留

唐都令華陽

釋文辨誤其具

本註曰沈持甘切

作沈非是

字書沈即沈字

書云沈酌沈酒

經典釋文沈直

全翻沈也蓋

言沈溺於酒醉

亦不辨自勝耳

若者持甘切則

讀近耽字

通鑑卷之七

建安十九年

洪頤煊曰  
陳思王廟  
碑隋開皇  
十二年立碑  
云漢時年  
世有一足證  
隋以前李高  
未誤

少子臨留侯植守鄴

少詩照翻

考異曰植傳云太

十三思此時所行無悔於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又

云植太和六年薨年三十一按植今年年二十三則

死時當年四十操為諸子高選官屬偽翻以刑馮為

植家丞馮防閑以禮無所屈撓馮魚容翻防隄也閑

制獸皆禁止之由是不合庶子劉楨美文辭植親愛

之漢制列侯置家丞庶子各一楨以書諫植曰君侯

採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為上招謗其罪不小

愚實懼焉魏尚書令荀攸卒攸深密有智防智以

防身自從魏公操攻討常謀謨帷幄時人及子弟莫

知其所言操嘗稱荀文若之進善不進不休荀公達

之去惡不去不止

去惡之去，羌呂翻。荀或字文若，荀攸字公達。

又稱二荀

令之論人，久而益信。吾沒世不忘。

或為漢尚書令，攸為魏尚書令。

初，枹罕宋建因涼州亂，自號河首平漢王。

枹罕，縣，前漢屬金城

郡。後漢屬隴西郡。枹音膚。賜支河首，在金

城。河關之西。建自以居河上流，故以為號。改元，置百

官三十餘年。冬十月，魏公操使夏侯淵自興國討建。

圍枹罕，拔之。斬建，淵別遣張郃等渡河入小湟中。

源出西海鹽池之西北，東至金城允吾縣入河。夾湟兩岸之地，通謂之湟中。又有湟中城，在西平張掖之

間。小月氏之地也。故謂之小湟中。河西諸羌皆降。隴右平。帝

自都許以來，守位而已。左右侍衛莫非曹氏之人者。

議郎趙彥常為帝陳言，時策魏公操惡而殺之。

為于偽翻。

吳云小湟中今西寧府大通縣

器以文當改云初  
董承女為貴人  
及承以衣帶詔誅  
誅探事賊探誅  
承探事貴人殺之

惡鳥路翻操後以事入見殿中帝不任其懼見賢通翻下

也不任猶因曰君若能相輔則厚不爾幸垂恩相捨言不勝也

操失色俛仰求出舊儀三公領兵朝見令虎賁執刃

挾之以其領兵懼其為變故防之操出顧左右汗流也朝直遙翻下同見賢通翻

浹背浹即自後不復朝請復扶董承女為貴人操誅又翻

承求貴人殺之帝以貴人有佞佞如林累為請不能翻孕也

得為于伏皇后由是懷懼乃與父完書言曹操殘逼偽翻

之狀賊人者謂之殘令密圖之完不敢發至是事乃逼言其逼上也

泄董承誅事見六操大怒十一月使御史大夫郗慮十三卷五年

持節策收皇后璽綬郗丑之翻璽斯以尚書令華歆氏翻綬音受



歌曰去以尚書令華  
加且字壞戶上款  
辨誣云華歌傳不  
載此事蓋本後漢  
書後漢書本傳  
滿傳曹瞞傳本吳  
人所作安知非異域  
傳傳之記耶陳登  
稱歌曰端清玉潔有  
禮有法陳君稱歌  
曰通而不表清而又  
傳之稱歌曰積德  
居順事上以忠使果  
章后何以稱焉王  
爾自以謙度不如  
歌每事也若  
果章后獻度何在  
後之法史者勿從  
范書可也

為副勒兵入宮收后后閉戶藏壁中歆壞戶發壁就

牽后出華子魚有名稱於時與邴原管寧號三人為

乃爾邴原亦為操爵所縻高尚其事獨管寧耳當時頭尾之論蓋以名位言也嗚呼壞音怪時帝

在外殿引慮於坐坐徂后被髮徒跣行泣過訣曰不

能復相活邪被皮義翻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顧

謂慮曰邴公漢御史大夫三天下寧有是邪遂將后

下暴室以幽死下遐所生二皇子皆醜殺之兄弟及

宗族死者百餘人十二月魏公操至孟津操以

尚書郎高柔為理曹掾理曹漢公府無之蓋舊漢軍

征士亡考竟其妻子考覈而窮而亡者猶不息操欲

幸蒙重刑者民必  
遁歎之斯矣

卷四女上補中字

更重其刑并及父母兄弟柔啓曰士卒亡軍誠在可

疾疾惡也書曰爾毋忿疾于頑然竊聞其中時有悔者愚謂乃宜

貸其妻子一可使誘其還心誘音酉正如前科固已絕

其意望而猥復重之復扶又翻下同柔恐自今在軍之士見

一人亡逃誅將及已亦且相隨而走不可復得殺也

此重刑非所以止亡乃所以益走耳操曰善即止不

殺

<sup>乙</sup>二十一年春正月甲子立貴人曹氏為皇后魏公操之

女也三月魏公操自將擊張魯將自武都入武都氏

本白馬氏所居之地武帝開以為郡氏人塞道塞悉則翻遣張郃朱靈等攻

案下卷建安  
二十四年西平  
魏演曰此軸  
演

破之郃古合翻夏四月操自陳倉出散關至河池陳倉

又昌閣翻縣屬右扶風唐岐州寶雞縣是大散關在其西南河池縣屬武都郡余據大散關在今鳳州梁泉縣氏

王寶茂眾萬餘人恃險不服五月攻屠之西平金城

諸將麴演蔣石等共斬送韓遂首漢末分金城為西平郡初

劉備在荊州周瑜甘寧等數勸孫權取蜀數所權遣

使謂備曰使疏劉璋不武不能自守若使曹操得蜀

則荊州危矣今欲先攻取璋次取張魯一統南方雖

有十操無所憂也備報曰益州民富地險劉璋雖弱

足以自守今暴師於蜀漢轉運於萬里欲使戰克攻

取舉不失利此孫吳所難也孫吳謂孫吳起也議者見曹操

宋范氏成大吳郡志云世多稱吳門為吳會意謂東南一都會也自唐以來已無此殊未穩吳本秦會稽郡後漢分為吳會稽二郡又福氏宿會稽志云三國志謂吳郡會稽為吳會二郡前輩讀為都會之會死未是錢氏曰漢書吳王傳上遠吳會稽輕悍漢初本有吳郡陸嬰傳渡江破吳郡遂定吳會稽陸章即吳豫章以不不奉三郡之數當是項氏所置此注後

失利於赤壁謂其力屈無復遠念復扶今操三分天

下已有其二將欲飲馬於滄海觀兵於吳會吳會謂吳地為

一都會會讀如字。一說吳會謂吳會稽二郡之地會音工外翻。何肯守此坐須老乎

而同盟無故自相攻伐借樞於操樞者門戶所由以運動也言操欲搖

動吳蜀而未得其樞若自相攻伐是借之以可動之樞也使敵乘其隙非長計也

且備與璋託為宗室冀憑威靈以匡漢朝朝直遙翻今璋

得罪於左右備獨悚懼非所敢聞願加寬貸權不聽

遣孫瑜率水軍住夏口備不聽軍過謂瑜曰汝欲取

蜀吾當被髮入山不失信於天下也言宗室被攻而不能救無面目

也以立於天下使關羽屯江陵張飛屯秭歸秭歸縣屬南郡唐之

諸葛亮據南郡於江南晉平吳以江陵為南郡以

吳江南郡今澧州安鄉也

吳安鄉今澧州安鄉也

歸諸葛亮據南郡南郡本治江陵吳得荆州置南郡於江南晉平吳以江陵為南郡以

所據蓋江南之南郡也亮備自住彝陵彝應劭音踐師古士連翻

權不得已召瑜還及備西攻劉璋權曰猾虜乃敢挾

詐如此備留關羽守江陵魯肅與羽鄰界羽數生疑

貳肅常以歡好撫之數所角翻及備已得益州權令

中司馬諸葛瑾從備求荆州諸郡時權署置諸將有別部司馬則中司

馬者蓋中軍司馬也瑾自長史轉中司馬位任蓋不輕矣瑾渠吝翻備不許曰吾方圖

凉州凉州定乃盡以荆州相與耳權曰此假而不反

乃欲以虛辭引歲也謂延引歲時也孟子曰久假而不歸焉知其非有也遂置

長沙零陵桂陽三郡長吏長知兩翻關羽盡逐之權大怒

遣呂蒙督兵二萬以取三郡蒙移書長沙桂陽皆望

風歸服惟零陵太守郝普城守不降降戶江劉備聞

之自蜀親至公安遣關羽爭三郡孫權進住陸口為

諸軍節度使魯肅將萬人屯益陽以拒羽益陽縣屬

劭曰在益水之陽輿地志今潭州安化縣本漢益陽

縣杜佑曰潭州益陽縣漢故城在今縣東宋白曰益

陽故城在今益陽縣東飛書召呂蒙使捨零陵急還

助肅蒙得書祕之夜召諸將授以方略晨當攻零陵

顧謂郝普故人南陽鄧玄之曰郝子太聞世間有忠

義事亦欲為之而不知時也郝普字子太今左將軍

郝呼各翻

在漢中為夏侯淵所圍關羽在南郡至尊身自臨之

在漢中為夏侯淵所圍關羽在南郡至尊身自臨之

彼方首尾倒懸縣讀救死不給豈有餘力復營此哉

今吾計力度慮而以攻此復扶又翻度曾不移日而

城必破城破之後身死何益於事而令百歲老母戴

白受誅豈不痛哉度此家不得外問此家謂郝普也謂援可

恃故至於此耳君可見之為陳禍福為于偽翻玄之見普

且宣蒙意普懼而出降蒙迎執其手與俱下船語畢

出書示之因拊手大笑普見書知備在公安而羽在

益陽慙恨入地蒙留孫河委以後事考異曰按孫河已死或他人

同姓即日引軍赴益陽魯肅欲與關羽會語諸將疑

恐有變議不可往肅曰今日之事宜相關譬劉備負

國是非未決羽亦何敢重欲干命乃邀羽相見各駐

兵馬百步上但諸將軍單刀俱會肅因責數羽以不

返三郡數所具翻羽曰烏林之役左將軍身在行間戮力

破敵即謂赤壁之戰也行戶剛翻豈得徒勞無一塊土而足下來

欲收地邪塊苦潰翻肅曰不然始與豫州覲於長阪事並見六

十五卷豫州之衆不當一校校戶教翻計窮慮極志執摧

弱圖欲遠竄謂欲投吳巨也望不及此王上矜愍豫州之身

無有處所不愛土地士民之力使有所庇蔭以濟其

患而豫州私獨飾情怨德墮好私獨謂私其一已之所獨也墮讀曰隳好

呼到翻下同今已藉手於西州矣謂得益州有以藉手也又欲翦并



荆州之士斯盖凡夫所不忍行而况整領人物之主

平羽無以荅會聞魏公操將攻漢中

考異曰備傳云曹公定漢中

孫權傳云入漢中按操以七月入漢中備未應即聞之而入月權已攻合肥蓋聞曹公兵始欲向漢中即

引兵劉備懼失益州使使求和於權權令諸葛瑾報

命更尋盟好遂分荆州以湘水為界長沙江夏桂陽

以東屬權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屬備

班志湘水出零陵陽海山至鄢

入江過郡二行二千五百三十里吳蜀分荆州長沙桂陽零陵武陵以湘水為界耳南郡江夏各自依其

郡界夏諸葛瑾每奉使至蜀使疏與其弟亮但公會

相見退無私面

秋七月魏公操至陽平

水經註瀘水發武都

氏中南逕張魯城東城因峻嶺周迴五里東臨峻谷杳然百尋西北二面連峯接崖莫究其極從南為盤

陽平關山屬關  
在漢中府沔西

道登陟二里有餘庚仲雍謂山為白馬塞東對白馬城一名陽平關盡水南流入沔謂之盡口或曰陽平

關即今興元百牢關是也杜佑曰陽平關在漢中褒城縣西北張魯欲舉漢中降降

江翻下同其弟衛不肯率眾數萬人拒關堅守橫山築城

十餘里初操承涼州從事及武都降人之辭說張魯

易攻易以陽平城下南北山相遠遠于不可守也信

以為然及往臨復不如所聞乃歎曰他人商度度徒

少如人意少詩攻陽平山上諸屯山峻難登既不時

拔士卒傷夷者多軍食且盡操意沮便欲拔軍截山

而還沮在呂翻截山者防其追尾遣大將軍夏侯惇

將軍許褚呼山上兵還會前軍夜迷惑誤入張衛別

營營中大驚退散侍中辛毗王簿劉曄等在兵後語

惇褚語牛倨翻言官兵已據得賊要屯賊已散走猶不信

之惇前自見乃還白操進兵攻衛衛等夜遁武帝考異

紀曰公至陽平張魯使弟衛等據關攻之不拔乃引

還賊守備解散公乃密遣解衡等乘險夜襲大破之

劉曄傳曰太祖欲還令曄督後諸軍曄策魯可克馳

白太祖不如致攻遂進兵魯乃奔走郭頒世語魯遣

五官掾降弟衛拒王師不得進魯走巴中軍糧盡太

祖將還西曹掾郭謀曰魯已降留使既未反衛雖不

同偏携可攻縣軍深入以進必克退必不免太祖疑

之夜有野糜數千突壞衛營軍大驚高祚等誤與衛

衆遇衛以為大軍見掩遂降魏名臣奏載楊暨表曰

武皇帝征張魯以十萬之衆身親臨履張衛之守蓋

不足言地險守易雖有精兵虎將勢不能施對兵三

日欲抽軍還天祚大魏魯守自壞因以定之又載董

昭表其承涼州以下皆昭張魯聞陽平已陷欲降闕

表所述必得實今從之

巴中今保寧府  
吳蜀山今陝西西鄉  
城固漢中昔壩壩  
字南羌州一帶屬巴  
巴中疑今順慶  
府有元郭

圃曰今以迫往功必輕不如依杜濩赴朴胡杜濩賓

朴胡巴七姓夷王也余據板楯蠻渠帥有羅朴督鄂

度夕龔七姓不輸租賦此所謂七姓夷王也其餘戶

歲入實錢口四十故有實與相拒然後委質質如功

侯孫盛曰朴音浮濩音戶與相拒然後委質

必多乃犇南山入巴中今興元府古漢中之地也與

其路險峻三日而達于山頂其絕高處謂之孤雲兩

角去天一握孤雲兩角二山名也今巴州漢巴郡宕

渠縣之比界也三巴之地此居其中謂之中左右欲

悉燒寶貨倉庫魯曰本欲歸命國家而意未得達今

之走避銳鋒非有惡意寶貨倉庫國家之有遂封藏

南鄭縣漢中郡治所

而去操入南鄭南鄭縣漢中郡治所甚嘉之又以魯本有善意

遣人慰喻之丞相王簿司馬懿言於操曰劉備以詐

遣人慰喻之丞相主簿司馬懿言於操曰劉備以言

力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也今

克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勢必瓦解聖人不能違

時亦不可失時也操曰人苦無足既得隴復望蜀邪

光武詔岑彭等曰人苦無足既得隴復望蜀劉曄曰劉備人傑也有度而

遲得蜀日淺蜀人未恃也今破漢中蜀人震恐其勢

自傾以公之神明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少緩

之諸葛亮明於治國而為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

為將少詩沼翻治直之翻相息亮蜀民既定據險守

要則不可犯矣今不取必為後憂操不從居七日蜀

降者說蜀中一日數十驚守將雖斬之而不能安也

吳魏以皇朝為  
界漢改魏則圍  
廬州府合肥

考異曰劉曄傳云備雖斬之按備傳云備下公操  
安聞曹公定漢中乃還如此則備時猶在公安也操  
問曄曰今尚可擊不不讀曄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

七日之間何以遽謂之小定曄蓋窺規備之  
守蜀有不可犯者故為此言以對操焉耳乃還以

夏侯淵為都護將軍都護將軍以盡護諸將而督張

郃徐晃等守漢中以丞相長史杜襲為駙馬都尉留

督漢中事襲綏懷開導百姓自樂出徙洛鄴者八萬

餘口樂音洛八月孫權率眾十萬圍合肥時張遼李

典樂進將七千餘人屯合肥魏公操之征張魯也為

教與合肥護軍薛悺署函邊曰賊至乃發及權至發

教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

魏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

勿得與戰

操以遼典勇銳使之戰樂進持重使之守薛悌文吏也使勿得與戰

諸將以

眾寡不敵疑之張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

必矣

比必

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

安眾心然後可守也進等莫對遼怒曰成敗之機在

此一戰諸君若疑遼將獨決之

欲獨出戰也

李典素與遼

不睦慨然曰此國家大事顧君計何如耳吾可以私

憾而忘公義乎請從君而出於是遼夜募敢從之士

得八百人推牛犒饗

犒苦到翻

明旦遼被甲持戟先登陷

陳殺數十人斬二大將大呼自名

陳讀曰陣呼火故翻

衝壘入

至權麾下權大驚不知所為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

前突圍前字  
宋本作還

道遙津在合肥  
東  
吳云道遙津在  
廬州府合肥  
東

遼叱權下戰權不敢動望見遼所將衆少乃聚圍遼

數重少詩沼翻遼急擊圍開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

衆號呼曰將軍棄我乎號戶高翻遼復前突圍拔出餘衆

復扶又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披普靡翻自旦戰至日

中吳人奪氣乃還脩守備衆心遂安權守合肥十餘

日城不可拔徹軍還兵皆就路權與諸將在逍遙津

北水經註合肥東有道遙津水上舊有梁張遼覘望知之覘丑廉翻又丑艷翻即

將步騎奄至甘寧與呂蒙等力戰扞敵凌統率親近

扶權出圍復還與遼戰左右盡死身亦被創度權已

免乃還被皮義翻創初權乘駿馬上津橋上時掌翻橋南



免乃還  
良叔度  
徒洛翻  
權乘駭  
馬上海  
津橋掌  
翻橋南

巴徹丈餘無版親近監谷利在馬後

親近監官也谷姓也利名也江

表傳曰谷利者本左右給使也以謹直為親近監

使權持鞍緩控控即馬鞵利於

後著鞭以助馬勢

著陟畧翻

遂得超度賀齊率三千人在

津南迎權權由是得免權入大船宴飲賀齊下席涕

泣曰至尊人主常當持重今日之事幾致禍敗羣下

震怖

幾居希翻怖普布翻

若無天地願以此為終身之誠權自

前收其淚曰大慙

權慙謝也

謹巴刻心非但書紳也

論語

子張問於孔子以孔子之言書諸紳故以答賀齊

九月巴賓夷帥朴胡杜

濩任約各舉其眾來附

質感宗翻帥所類翻

於是分巴郡以胡

為巴東太守濩為巴西太守約為巴郡太守皆封列

任約綱目作佳

困學紀聞接漢  
摯增傳類注云  
杜之漢之際權設  
龍茶假其位號  
或得邑地或受  
爵則虛封非以  
於建安也  
演露引裴表  
松之法為虛封之  
始此注與之同  
當以卷二周改  
王四八年注引杜  
佑說為正

侯後三人皆為  
劉備所破

冬十月始置名號侯以賞軍功魏書

曰置名號爵十八級關中侯爵十七級皆金印紫綬

又置關內外侯十六級銅印龜紐墨綬皆不食租裴  
松之曰今之虛  
封蓋自此始  
十一月張魯將家屬出降降戶江

魏公操逆拜魯鎮南將軍待以客禮封關中侯賢曰

縣屬巴郡今隆州余據隆州後避唐玄宗諱  
改為閬州杜佑曰閬中今閬州城閬音浪  
邑萬戶

封魯五子及閻圃等皆為列侯 習鑿齒論曰閻圃

諫魯勿王事見六十四卷建安六年而曹公追封之將來之人孰

不思順塞其本源而未流自止塞悉則翻其此之謂歟若

乃不明於此而重焦爛之功此引前書徐福焦頭爛

帝地節 豐爵厚賞止於死戰之士則民利於有亂俗

四年

案此書真惠殊  
即援之力

今重慶府巴郡  
也夔州巴東係  
屬巴西

宕渠今福定府  
渠縣

競於殺伐阻兵杖力杖除于戈不戢矣曹公之此封

可謂知賞罰之本矣程銀矣選程龐程惠皆隨魯降程

矣選關中部帥也龐惠馬超將也渭南冀城之敗皆奔張魯惠古德字魏公操復銀選

官爵拜惠立義將軍張魯之走巴中也黃權言於

劉備曰若失漢中則三巴不振此為割蜀之股臂也

三巴巴東巴西巴郡也備乃以權為護軍率諸將迎魯魯已降

權遂擊朴胡杜濩任約破之魏公操使張郃督諸軍

徇三巴欲徙其民於漢中進軍宕渠宕渠縣本屬巴西郡時屬巴西郡

賢曰宕渠故城在今渠州流江縣東北杜佑曰俗號車騎城是也宋白曰宕渠城漢車騎將軍馮緄增修

俗名車騎城師古曰宕音徒浪翻劉備使巴西太守張飛與郃相拒

此特許  
於反口即  
華陽國志  
已取之把口

五十餘日飛襲擊郃大破之郃走還南鄭備亦還成

都操徙出故韓遂馬超等兵五千餘人使平難將軍

殷署等督領平難將軍曹氏所置難乃旦翻以扶風太守趙儼為關

中護軍操使儼發千二百兵助漢中守禦殷署督送

之行者不樂樂音洛儼護送至斜谷口斜余遮翻谷音浴又古祿翻

還未至營署軍叛亂儼自隨步騎百五十人皆叛者

親黨也聞之各驚被甲持兵被皮義翻不復自安復扶又翻儼

徐喻以成敗慰勵懇切皆慷慨曰死生當隨護軍不

敢有二前到諸營各召料簡諸姦結叛者料音聊量度也理也

八百餘人散在原野儼下令惟取其造謀魁率治之

率讀曰帥所類餘一不問郡縣所收送皆放遣乃即

相率還降儼密白且遣將詣大營大營謂操營也請將讀如字送也言

舊兵鎮守關中魏公操遣將軍劉柱將二千人往當

須到乃發遣俄而事露諸營大駭不可安諭不可以

之使安帖也儼遂宣言當差留新兵之温厚者千人鎮守

關中差初皆翻擇也其餘悉遣東遣之東便見主者內諸營

兵名籍立差別之主者主兵籍者也差別初皆翻擇也

彼列翻分也異也留者意定與儼同心其當去者亦不敢動

儼一日盡遣上道上時掌翻因使所留千人分布羅落之

分布於行者之間東兵尋至東兵劉柱所將之兵也乃復脅諭

復扶并徙千人令相及共東凡所全致一萬餘口

又翻二十一年春二月魏公操還鄴夏五月進魏公操

爵為王初中尉崔琰薦鉅鹿楊訓於操中尉秦官漢

改為執金吾今操復置中尉實則漢執金吾之職也操禮辟之及操進爵訓發

表稱頌功德或笑訓希世浮偽謂琰為失所舉琰從

訓取表草視之與訓書曰省表事佳耳省悉景翻時乎時

乎會當有變時琰本意譏論者好譴呵而不尋情理

也好呼到翻時有與琰宿不平者白琰傲世怨謗意旨不

遜以會當有變為意旨不遜操怒收琰付獄髡為徒隸前白琰者

復白之云琰為徒對賓客虬須直視虬須卷鬚也直視者目不他矚

也復扶又

若有所瞋

瞋昌真翻怒目也

遂賜琰死尚書僕射

毛玠傷琰無辜心不悅人復白玠怨謗操收玠付獄

侍中桓階和洽皆為之陳理

偽于翻

操不聽階求案實

其事王曰言事者白玠不但謗吾也乃復為崔琰

望

觥有二音音窺瑞翻者望也言有所覬望也音古穴翻者怨望也此當從入聲

此指君臣

恩義妄為死友怨歎

死友言其背公而相為死也為于偽翻

殆不可忍

也洽曰如言事者言玠罪過深重非天地所覆載

覆復敷

又臣非敢曲理玠以枉大倫也

孟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

以玠歷年荷寵

荷下可翻

剛直忠公為眾所憚不宜有此

然人情難保要宜考覈兩驗其實今聖恩不忍致之

操曰勞從上文作王曰  
以嚴校以上天玉字為誤  
然宋元本皆作王曰也

東莞今沂州府莒  
州

于理更使曲直之分不明問分扶翻操曰所以不考欲兩

全玠及言事者耳洽對曰玠信有謗主之言當肆之

市朝論語子服景伯曰吾力猶能肆諸市朝應劭曰大夫以上尸諸朝士以下尸諸市朝直遙翻

若玠無此言言事者加誣大臣以誤主聽不加檢覈

臣竊不安操卒不窮治卒子恤翻治直之翻下同玠遂免黜終於

家是時西曹掾沛國丁儀用事玠之獲罪儀有力焉

羣下畏之側目尚書僕射何夔及東曹屬東莞徐奕

東莞縣屬琅琊國春秋之鄆邑也晉置東莞郡唐密州莒縣即其地也莞姑丸翻獨不事儀

儀潛奕出為魏郡太守操既居鄴建安十七年割河

衛國頓丘東武陽發于鉅鹿之廩陶曲陽南和廣平之廣平任趙國之襄國邯鄲易陽以益魏郡十八年

分置東西都尉此以自百



分置東西都尉此以自相府掾屬補郡為出賴桓階左右之得免左右讀

尚書傳選謂何夔曰儀已害毛玠子宜少下之夔曰

為不義適足害其身焉能害人少詩沼翻下遐且懷

姦佞之心立於明朝其得久乎為丁儀被誅張崔琰

從弟林從才用翻嘗與陳羣共論冀州人士稱琰為首羣

以智不存身貶之林曰大丈夫為有邂逅耳邂逅戶

茂即如卿諸人良足貴乎五月己亥朔日有食之

代郡烏桓三大人皆稱單于代郡烏桓單于其一

氏其三則恃力驕恣太守不能治魏王操以丞相倉

曹屬裴潛為太守漢公府有倉曹有欲授以精兵潛

曰單于自知放橫日久

橫戶孟翻

今多將兵往必懼而拒

境少將則不見憚宜以計謀圖之遂單車之郡單于

驚喜潛撫以恩威單于驚服

驚服質涉翻

初南匈奴久居

塞內

南匈奴自光武建武二十六年即入居塞內

與編戶大同而不輸貢

賦議者恐其戶口滋蔓浸難禁制宜豫為之防秋七

月南單于呼厨泉入朝于魏

朝直魏遙翻

王操因留之於

鄴使右賢王去甲監其國

監古街翻下同

單于歲給綿絹錢

穀如列侯子孫傳襲其號分其眾為五部各立其貴

人為帥

分為左右前後中五部分居并州諸郡而監國者居平陽帥所類翻

選漢人為

司馬以監督之

八月魏以大理鍾繇為相國

冬

十月魏王操治兵擊孫權十一月至譙

浙江圖書館

資治通鑑卷第六十七

且月丙子點句

浙江圖書館

資治通鑑卷第六十八

翰林學士善待讀學士朝散大夫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善提舉

萬壽觀事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馬光奉

勅編集

書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六十

起強圉作噩盡屠維大淵獻凡三年

孝獻皇帝癸

建安二十二年春正月魏王操軍居巢

居巢縣屬廬江郡春秋之

巢國宋白曰今無為軍本巢縣之無為鎮曹操攻吳築城於此無功而退因號無為城臨濡須水上濡地秦漢為居巢春秋但名巢辭有詳略耳考異曰孫權傳曹公次居巢攻濡須並在去冬今從魏武紀

建安二十二年

孫權保濡須二月操進攻之孫權所保者十七年所築濡須塢也初右

護軍蔣欽屯宣城宣城縣屬丹陽郡賢曰故蕪湖令

徐盛收欽屯吏表斬之蕪湖縣屬丹陽郡春秋吳鳩茲之地宋白曰以其地卑畜

水非深而生蕪藻故曰蕪湖及權在濡須欽與呂蒙持諸軍節度

欽每稱徐盛之善權問之欽曰盛忠而勤彊有膽畧

器用好萬人督也今大事未定臣當助國求才豈敢

挾私恨以蔽賢乎權善之三月操引軍還留伏波將

軍夏侯惇都督曹仁張遼等二十六軍屯居巢晉志曰光

武建武初征伐四方始置督軍御史事竟罷建安中魏武為相始遣大將軍督之二十一年命夏侯惇督

二十六軍是也蕭子顯曰漢順帝時御史中丞馮赦討九江賊督楊徐二州軍事何徐宋志云起魏武王

注之職儀云起...

珪之職儀云起光武並非也權令都尉徐詳詣操請降操報使脩

好誓重結婚降戶江翻使疏吏翻權留平虜將軍周

泰督濡須平虜將軍蓋朱然徐盛等皆在所部以泰

寒門不服寒門言所出微也權會諸將大為酣樂命泰解衣

權手自指其創痕樂音洛創初良翻問以所起泰輒記昔戰

鬪處以對畢使復服權把其臂流涕曰幼平周泰字

卿為孤兄弟為于偽翻戰如熊虎不惜軀命被創數十皮被

義翻膚如刻畫孤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委卿以

兵馬之重乎周泰傳權住宣城忽略不治圍落山賊

權身被十二創是日微泰權幾危又從討黃祖拒曹公攻曹仁比皆有功故委之坐罷任駕使

通鑑五、十、建安五年

九江賊督楊徐二州軍事何徐宋志云起魏武王

泰以兵馬道從

坐才臥翻道讀

鳴鼓角作鼓吹而出

樂纂曰司馬法軍中之樂鼓笛為上使聞之者壯勇

而樂和細絲高竹不可用也慮悲聲感人士卒思歸

之故也唐紹曰鼓吹之樂以為軍容昔黃帝涿鹿有

功以為警衛劉昫曰鼓吹本軍旅之音馬上奏之自

漢以來北狄之樂摠歸鼓吹署余按於是盛等乃服

漢制萬人將軍給鼓吹吹昌瑞翻

夏四月詔魏王操設天子旌旗出入稱警蹕六

月魏以軍師華歆為御史大夫

華戶化翻

冬十月命魏

王操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設五時副車

董巴

輿服志曰金根車輪皆朱班重牙貳轂兩轄金薄繆

龍為輿倚較文虎伏軾龍首銜軛左右吉陽笳鸞雀

立衡檣文畫軸羽蓋華蚤建大旂十二旂畫日月升

龍駕六馬象鑣鏤錫金鏤方鈇插翟尾朱燕樊纓赤

輅易首金就十有二左燾以輦牛尾為之在左駢馬

輅上大如斗是為德車五時車安立亦皆如之各如



方色白馬者朱其髦尾為朱鬣云所御駕六餘皆駕  
四後從為副車晉志五時安立車亦建旗十二各隨  
車色立車則正豎其旗安車則邪注鏤  
亡范翻鈇許乙翻鐵孔也鏤馬首飾  
魏以五官

中郎將不為太子初魏王操娶丁夫人無子妾劉氏

生子昂下氏生四子不彰植熊王使丁夫人母養昂

昂死於穰事見六十二年丁夫人哭泣無節操怒而出

之以卞氏為繼室植性機警多藝能才藻敏贍操愛

之操欲以女妻丁儀妻七不以儀目眇眇者一諫止

之儀由是怨不與弟黃門侍郎廙晉百官志給事黃

以後並因之與侍中俱管門下眾事無漢及丞相主簿

楊脩數稱臨苗矣植之才數所勸操立以為嗣脩彪

之子也操以函密訪於外尚書崔瑗露板答曰

露板不封

也春秋之義立子以長

春秋公羊傳曰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長知

兩加五官將仁孝聰明宜承正統

將即亮翻

瑗以死守之

植瑗之兄女婿也尚書僕射毛玠曰近者袁紹以嫡

庶不分覆宗滅國廢立大事非所宜聞東曹掾邢顒

曰以庶代宗先世之戒也願殿下深察之

掾俞綰翻顒魚容翻

不使人問太中大夫賈詡以自固之術詡曰願將軍

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夕孜孜不違子道如此而

已不從之深自砥礪它日操屏人問詡

屏必郢翻

詡嘿然

不對操曰與卿言而不答何也詡曰屬有所思

屬之欲翻

不對操曰與卿言而不答何也詔曰屬有所思欲

下右故不即對耳操曰何思詔曰思袁本初劉景升

父子也袁紹父子事見六十四卷六年七年操大笑

操嘗出征丕植並送路側植稱述功德發言有章左

右屬目操亦悅焉丕悵然自失濟陰吳質耳語曰王

當行流涕可也及辭不涕泣而拜操及左右咸歎歎

濟子禮翻歎音虛於是皆以植多華辭而誠心不及

也植既任性而行不自雕飾五官將御之以術矯情

自飾官人左右並為之稱說為于故遂定為太子左

右長御賀卞夫人曰漢皇后宮有將軍拜太子丕為

將故稱之天下莫不喜夫人當傾府藏以賞賜藏徂

建安三年

夫人曰王自以丕年大故用為嗣我但當以免無教

導之過為幸耳亦何為當重賜遺乎遺于季翻長御還具

以語操語牛倨翻操悅曰怒不變容喜不失節故最為難

太子抱議郎辛毗頸而言曰辛君知我喜不不讀毗曰否毗

以告其女憲英憲英歎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

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而懼而

反以為喜何以能久女子之智識有久男子不能及者魏其不昌乎

之臨菑侯植乘車行馳道中開司馬門出漢令乙騎乘車馬行

馳道中已論者沒入車馬改具又宮衛令出入司馬門者皆下是司馬門猶可得而出入也若魏制則司

馬門惟車駕出乃開耳操大怒公車令坐死由是重諸侯科禁

章極賜地萬死以其  
父崔琰之元也

而植寵日衰植妻衣繡操登臺見之以違制命還家

賜死以違制命罪植妻則當時灋正說劉備曰說

為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降戶不因此勢以圖

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守郃古合翻身遽北還此

非其智不遠而力不足也必將內有憂偏故耳今策

淵郃才略不勝國之將帥舉眾往討必可克之克之

之日廣農積穀觀釁伺隙上可以傾覆寇敵尊獎王

室中先可以蠶食雍涼廣拓境土晉志曰漢改周之雍

方常寒涼也地勢西北邪出在南山之間南隔西羌

河西五郡于時號為斷匈奴右臂獻帝時涼州數亂

州乃令關右盡為雍州魏時復分以為涼州雍於用

建安五年

翻下可以固守要害為持久之計此蓋天以與我時

不可失也備善其策乃率諸將進兵漢中遣張飛馬

超吳蘭等屯下辨下辨縣屬武都郡賢曰今成州同谷縣師古曰辨音步見翻又步竟

翻魏王操遣都護將軍曹洪拒之魯肅卒孫權以

從事中郎彭城嚴畯代肅畯音俊督兵萬人鎮陸口眾

人皆為畯喜為于偽翻畯固辭以樸素書生不閑軍事閑習

也發言懇惻至于流涕權乃以左護軍虎威將軍呂

蒙兼漢昌太守以代之虎威將軍蓋孫權置沈約志曹魏置四十號將軍虎威第

三十眾嘉嚴畯能以實讓定威校尉吳郡陸遜定威

校尉亦言於孫權曰方今克敵寧亂非眾不濟而山

權創置言於孫權曰方今克敵寧亂非衆不濟而山

寇舊惡依阻深地舊惡謂自舊為惡者夫腹心未平難以圖遠

可大部伍取其精銳言可大為部伍擇取精銳也權從之以為帳

下右部督會丹陽賊帥費棧作亂費父沸翻姓也棧士限翻扇動

山越權命遜討棧破之遂部伍東三郡東三郡丹陽新都會稽也

疆者為兵羸者補戶羸倫為翻得精卒數萬人宿惡盪除

盪徒朗翻所過肅清還屯蕪湖會稽太守溇于式表遜枉

取民人愁擾所在言遜之所在民人皆愁擾也會工外翻遜後詣都言

次稱式佳吏孫權時都秣陵言次謂言論之次猶今云語次權曰式白君而

君薦之何也遜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遜若遜復

毀式以亂聖聽不可長也權曰此誠長者之事顧人

多蒙福于式之志  
亦如衛覬與荀  
或之事也但此一  
切以山越為部  
伍權宜之計  
私自謂不可長

通鑑卷之九十一 建安二十五年

又至好之稱云  
與世將欽之稱  
徐盛異之意

金禕乃金尚  
之子前作璋

士奉後漢書  
耿舍保作書  
不士哀紀又作善

不能為耳

復扶又翻  
長知兩翻

魏王操使丞相長史王必典

兵督許中事

魏王操猶領漢丞相而居鄴  
故以必為長史典兵督許

時關羽彊

盛京兆金禕覩漢祚將移乃與少府耿紀司直常晃

司直即丞相司直禕呼韋翻

太醫令吉本

風俗通吉周尹吉甫之後漢有漢中太守吉恪

本子邈邈弟穆等謀殺必挾天子以攻魏南引關羽

為援

二十三年春正月吉邈等率其黨千餘人夜攻王必

燒其門射必中肩

射食亦翻  
中竹仲翻

帳下督扶必犇南城

之南會天明邈等眾潰必與潁川典農中郎將嚴匡

共討斬之

潁川典農中郎將屯田許下

三月有星孛于東方



內翻曹洪將擊吳蘭張飛屯固山聲言欲斷軍後丁斷

管翻眾議狐疑騎都尉曹休曰漢武帝置三都尉賊

實斷道者當伏兵潛行今乃先張聲勢此其不能明

矣且及其未集促擊蘭蘭破飛自走矣洪從之進擊

破蘭斬之三月張飛馬超走情見勢屈休魏王族子

也夏四月代郡上谷烏桓無臣氏等反先是魏王

操召代郡太守裴潛為丞相理曹掾先悉薦翻操美

潛治代之功治直翻潛曰潛於百姓雖寬於諸胡為峻

今繼者必以潛為治過嚴而事加寬惠治直翻彼素驕

恣過寬必弛既弛將攝之以法攝持也此怨叛所由

章括班超都護西域  
與潛乃相反亦視時  
勢為轉移不可執一端  
也

吳之馬鳴閣在今  
川保寧府昭化如  
廣名疑為今順慶  
府近也

生也以執料之代必復叛後魏陸侯治高車與潛於

是操深悔還潛之速後數十日三單于反問果至操

以其子鄢陵侯彰行驍騎將軍鄢陵縣屬潁川郡驍

以命李廣陸德明日鄢謁晚翻又使討之彰少善射

御督力過人少詩照翻操戒彰曰居家為父子受事為君

臣動以王灋從事爾其戒之劉備屯陽平關夏侯

淵張郃徐晃等與之相拒備遣其將陳式等絕馬鳴

閣道馬鳴閣在今利州昭化縣徐晃擊破之張郃屯廣石廣石當

之間備攻之不能克急書發益州兵諸葛亮以問從事

犍為楊洪曰漢中益州咽喉犍居言翻存亡之機

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發兵何疑時

灋正從備北行亮於是表洪領蜀郡太守眾事皆辦

遂使即真遂使之初犍為太守李嚴辟洪為功曹嚴

未去犍為而洪已為蜀郡洪舉門下書佐何祗有才

策漢制郡閣下及諸曹各有書佐幹主文書靈帝光和二年樊毅復華下民租口算碑載其上尚書奏

續前書年月朔日弘農太守臣毅頓首死罪上尚書後書臣毅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上尚書後

繫掾臣條屬臣淮書佐臣謀洪尚在蜀郡而祗已為廣漢太守是

以西土咸服諸葛亮能盡時人之器用也秋七月魏

王操自將擊劉備九月至長安曹彰擊代郡烏桓

身自搏戰鎧中數箭鎧可亥翻意氣益厲乘勝逐北

吳云桑乾河出山西朔平府之馬邑鄉往雁州大同陽高天鎮即帶彭義慶也河又往今直隸西甯懷安蔚州宣化保安宛平良鄉固安永清東安霸州合玉帶河今曰渾河

至桑乾之北桑乾縣屬代郡宋白曰今雲州東至桑乾督帳一百五十里孟康曰乾音干

大破之斬首獲生以千數時鮮卑大人軻比能軻比能本

小種鮮卑以勇健不貪斷法平端衆推之為大人將數萬騎觀望彊弱見彰

力戰所向皆破乃請服北方悉平南陽吏民苦繇

役繇讀曰徭苦於供給曹仁之軍也冬十月宛守將侯音反宛於南

陽太守東里衮鄭子產居東里支子以為氏與功曹應余迸竄得

出音遣騎追之飛矢交流余以身蔽衮被七創而死

被皮義翻音騎執衮以歸時征南將軍曹仁屯樊以

鎮荊州魏王操命仁還討音功曹宗子卿說音曰說

為足下順民心舉大事遠近莫不望風然執郡將將

亮翻逆而無益何不遣之音從之子卿因夜踰城從太

守收餘民圍音會曹仁軍至共攻之

二十四年春正月曹仁屠死斬侯音復屯樊復扶又翻

初夏侯淵戰雖數勝數所翻魏王操常戒之曰為將當

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將當以勇為本行之以智

計但知任勇一匹夫敵耳及淵與劉備相拒踰年備

自陽平南渡沔水綠山稍前營於定軍山華陽國志曰漢中沔

陽縣有定軍山北臨沔水據灋正傳於定軍興勢作

營則定軍山正在興勢也今按興勢山在洋州興道

縣西北二十里去沔陽地里相遠當從華陽國志

吳之陽平南渡沔水即今鳳州棧道由沔  
趣留壩也  
定軍山在漢中府沔  
縣東南

勢今從淵引兵爭之灋正曰可擊矣備使討虜將軍

黃忠乘高鼓譟攻之淵軍大敗斬淵

考異曰淵傳曰備夜燒圍鹿

角淵使張郃護東圍自將輕兵護南圍備挑郃戰郃軍不利淵分兵半助郃為備所襲戰死張郃傳曰備

於走馬谷燒都圍淵救火從他道與備相遇交戰短兵接刃淵遂沒今從劉備黃忠壘正傳及益

州刺史趙顛

顛刺益州操所命也淵軍既敗顛亦死顛魚容翻

張郃引兵還

陽平

自廣石還陽平

是時新失元帥軍中擾擾不知所為督

軍杜襲

初操東還留襲督漢中軍事帥所類翻

與淵司馬太原郭淮收

斂散卒號令諸軍曰張將軍國家名將劉備所憚今

日事急非張將軍不能安也遂權宜推郃為軍主郃

出勒兵按陳

陳讀曰陣下同

諸將皆受郃節度衆心乃定明

日備欲渡漢水來攻諸將以衆寡不敵欲依水為陳

日備欲渡漢水來攻諸將以寡寡不敵谷在

斜谷在鳳翔府郿

以拒之郭淮曰此示弱而不足挫敵非筭也不如遠

水為陳引而致之半濟而後擊之備可破也既陳備

疑不渡淮遂堅守示無還心以狀聞於魏王操操善

之遣使假郤節復以淮為司馬二月壬子晦日有

食之三月魏王操自長安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

中斜谷道險操恐為備所邀截先以軍遮劉備曰曹

公雖來無能為也我必有漢川矣乃斂眾拒險終不

交鋒操運米北山下黃忠引兵欲取之過期不還翊

軍將軍趙雲將數十騎出營視之翊軍將軍備值操

揚兵大出雲猝與相遇遂前突其陳且鬪且却魏兵

散而復合追至營下雲入營更大開門偃旗息鼓魏

兵疑雲有伏引去雲雷鼓震天對雷盧惟以勁弩於後

射魏兵射而亦翻魏兵驚駭自相蹂踐墮漢水中死者甚

多九翻備明日自來至雲營視昨戰處曰子龍一身

都為膽也言其膽大能以孤軍亢操大兵操與備相守積月魏軍士

多亡亡也夏五月操悉引出漢中諸軍還長安劉備

遂有漢中操恐劉備北取武都氏以逼關中武都本白馬氏

地問雍州刺史張既既曰可勸使北出就穀以避賊

前至者厚其寵賞則先者知利後必慕之操從之使

既之武都徙氏五萬餘落出居扶風天水界操蓋已棄武都



建寧西平府之西  
西平府之西

而不有矣諸氏散居秦川符氏亂華自此始

武威顏俊張掖和鸞酒泉

黃華西平麴演等各據其郡自號將軍更相攻擊俊

遣使送母及子詣魏王操為質以求助更工衡翻操

問張既既曰俊等外假國威內生傲悖悖蒲內翻計

定勢足後即反耳今方事定蜀且宜兩存而鬪之猶

卞莊子之刺虎坐收其敝也戰國策曰卞莊子刺虎

食牛牛甘必爭鬪則大者傷小者亡從傷刺之王曰

善歲餘鸞遂殺俊武威王祕又殺鸞劉備遣宜都

太守扶風孟達從秭歸北攻房陵殺房陵太守蒯祺

張勃吳錄曰劉備分南郡立宜都郡領夷道狼山夷

宜都今荆州府宜都縣

房陵今鄖陽府房

陵三縣房陵縣本屬漢中郡此郡疑劉表所置使蒯

上庸今鄖陽府竹山

西城今丹徒府  
吳之西城今興安府  
之安原郡

沔陽今漢中府沔陽

棋守之否則棋自立也蒯苦怪翻

又遣養子副軍中郎將劉封自漢

中乘沔水下統達軍

劉封本羅矣冠氏之子長沙劉氏之甥備至荊州以未有繼嗣

為子與達會攻上庸上庸太守申耽舉郡降屬漢中

郡賢曰故城在今房州清水縣西魏略曰申耽初在西城上庸間聚眾數千家與張魯通又遣使詣曹公

公加其號為將軍使領上庸都尉降戶江翻備加耽征北將軍領上庸太

守以耽弟儀為建信將軍西城太守西城縣屬漢中郡備亦分為郡

以授儀唐秋七月劉備自稱漢中王設壇場於沔

陽沔陽縣屬漢中郡陳兵列眾群臣陪位讀奏訖乃拜受璽

綬御王冠璽斯氏翻綬音受因驛拜章上還所假左

將軍宜城亭侯印綬左將軍及宜城亭侯皆操所表授也上時掌翻立子禪

為王太子拔牙門將軍義陽魏延為鎮遠將軍

牙門鎮遠

皆劉備創置將軍號領漢中太守以鎮漢川

魏文帝分南陽郡立義陽郡又立義

陽縣屬焉此在延入蜀之後史追書也鎮遠將軍備

蓋備所創置宋白曰義陽唐為申州宋為信陽軍備

還治成都以許靖為太傅灋正為尚書令關羽為前

將軍張飛為右將軍馬超為左將軍黃忠為後將軍

前後左右將軍皆漢官餘皆進位有差遣益州前部司馬

費詩即授關羽印綬捷居言翻羽聞黃忠位與已並

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詩謂羽曰

夫立王業者所用非一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詩

照翻而陳韓亡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謂陳平韓信自楚而

晉書漢室改漢升  
漢升蓋忠字也

來韓信王而蕭曹矣故曰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為怨今漢中王以

一時之功隆崇漢室然意之輕重寧當與君矣齊乎

言備以一時使忠與羽班而意之輕重則不在此曹操嘗表羽為漢壽亭矣故稱之為君矣且王

與君侯譬猶一體同休等戚禍福共之愚謂君矣不

宜計官號之高下爵祿之多少為意也僕一介之使

使疏街命之人君侯不受拜如是便還但相為惜此

舉動為于恐有後悔耳羽大感悟遽即受拜詔以

魏王操夫人卞氏為王后孫權攻合肥時諸州兵

戍淮南魏改漢九江郡為淮南郡揚州刺史溫恢謂兗州刺史裴

潛曰此間雖有賊然不足憂今水潦方生而子孝縣

吳云九江郡為淮南  
已見七卷

軍無有遠備

曹仁字子孝時為征南將軍縣讀曰懸

關羽驍猾政恐征

南有變耳

驍堅堯翻

已而關羽果使南郡太守麋芳守江

陵將軍傅士仁守公安羽自率眾攻曹仁於樊仁使

左將軍于禁立義將軍龐德等屯樊北

操以龐德自漢中來歸故

進號立義將軍

八月大霖雨漢水溢平地數丈于禁等七軍

皆沒禁與諸將登高避水羽乘大船就攻之禁等窮

迫遂降

降戶江下同

龐德在隄上被甲持弓箭不虛發

射必

中也龐皮江翻被皮義翻

自平旦力戰至日過中羽攻益急矢盡

短兵接德戰益怒氣愈壯而水浸盛吏士盡降

降戶江翻

同德乘小船欲還仁營水盛船覆失弓矢獨抱船覆

水中為羽所得立而不跪示不屈伏羽謂曰卿兄在漢中

魏略曰德從兄柔在蜀我欲以卿為將不早降何為德罵羽曰

豎子何謂降也魏王帶甲百萬威振天下汝劉備庸

才耳豈能敵邪我寧為國家鬼不為賊將也羽殺之

將即魏亮翻王操聞之曰吾知于禁三十年操收兵兗州禁即為將

何意臨危處難處昌呂翻反不及龐德邪封德二子

為列侯羽急攻樊城得水往往崩壞眾皆恟懼恟許

勇或謂曹仁曰今日之危非力所支可及羽圍未合

乘輕船夜走汝南太守蒲罷曰山水速疾冀其不久

聞羽遣別將已在邾下罷為汝南太守操令助曹仁屯樊城邾縣屬潁川郡師古

知今河南汝州邾縣

日邾音夾晉地理志襄城郡復有日邾人而

曰邾音夾晉地理志襄城郡復有邾縣蓋東漢省而魏晉復置縣也

擾羽所以不敢遂進者恐吾軍掎其後耳掎居今若

遁去洪河以南非復國家有也洪河大君宜待之仁

曰善乃沈白馬與軍人盟誓沈持林翻同心固守城中人

馬纔數千人城不沒者數板城高二尺羽乘船臨城

立圍數重重直龍翻外內斷絕羽又遣別將圍將軍呂常

於襄陽荊州刺史胡脩南鄉太守傅方皆降於羽水

註漢建安中割南陽右初沛國魏諷有惑眾才傾

動鄴都魏相國鍾繇辟以為西曹掾此魏相國府之西曹掾也榮

陽任覽與諷友善同郡鄭袤袤音泰之子也每謂覽

者曰數千人千改  
十  
公案表紀建安  
二十四年九月丞相  
楊魏諷謀誅  
曹操發覺伏  
誅諷有威名潛  
結義士坐死者  
數千人綱目不  
書似缺疑  
王象采子亦與焉

曰諷姦雄終必為亂九月諷潛結徒黨與長樂衛尉

陳禕謀襲鄴樂音洛禕未及期禕懼而告之太子丕

誅諷連坐死者數千人鍾繇坐免官初丞相主簿

楊脩與丁儀兄弟謀立曹植為魏嗣脩為漢丞相主簿操官屬也

五官將丕患之以車載廢簾內朝歌長吳質與之謀

長知兩翻脩以白魏王操操未及推驗不懼告質質曰無

害也明日復以籠載緇以入脩復白之推驗無人推

也復扶又翻操由是疑焉其後植以驕縱見疏植乘車行馳道中私

開司馬門出既得罪矣曹仁為關羽所圍操而植故

欲遣植救仁而植醉不能受命於是益見疏而植故連綴脩不止脩亦不敢自絕每當就植慮事有闕忖



度操意

忖寸本翻 度徒洛翻

豫作答教十餘條敕門下教出隨

所問答之於是教裁出答已入操怪其捷推問始泄

操亦以脩袁術之甥惡之

惡烏路翻

乃發脩前後漏泄言

教交關諸侯

以脩豫作答教謂之漏泄 與植往來謂之交關諸侯

收殺之

魏

王操以杜襲為留府長史駐關中

置留府於關中者以備蜀也

中營帥許攸

帥所類翻此又一許攸非 自表紹來奔之許攸也

擁部曲不歸

附而有慢言操大怒先欲伐之羣臣多諫宜招懷攸

共討彊敵操橫刀於膝

鄰與膝同

作色不聽襲入欲諫操

逆謂之曰吾計已定卿勿復言

復扶又翻

襲曰若殿下計

是邪臣方助殿下成之若殿下計非邪雖成宜改之

殿下逆臣令勿言何待下之不聞乎聞開也大操曰

許攸慢吾如何可置置捨也襲曰殿下謂許攸何如人

邪操曰凡人也襲曰夫惟賢知賢惟聖知聖凡人安

能知非凡人邪方今豺狼當路而狐狸是先人將謂

殿下避彊攻弱進不為勇退不為仁臣聞千鈞之弩

不為鼷鼠發機萬石之鍾不以筵撞起音三十斤為鈞千鈞之

弩言其重也鼷鼠小鼠也說文曰有螫毒者或謂之甘鼠陸佃埤雅曰鼷鼠者甘口齧人及鳥獸皆不痛

博物志云鼠之最下者本草說鼷鼠極細不可卒見四斤為石石百二十斤也筵草莖也東方朔曰以筵

撞鍾是皆言力勢重者不以輕觸而發動也鼷音奚筵音廷撞直江翻今區區之許攸

何足以勞神武哉操曰善遂厚撫攸攸即歸服冬

十月魏王操至洛陽

陸渾民孫狼等作亂

陸渾縣屬弘農

郡秦晉遷陸渾之戎於此宋白曰陸渾河南府伊陽縣地師古曰渾音胡昆翻

殺縣主簿南

附關羽羽授狼印給兵還為寇賊自許以南往往遙

應羽羽威震華夏

夏戶雅翻

魏王操議徙許都以避其銳

丞相軍司馬司馬懿西曹屬蔣濟言於操曰于禁等

為水所沒非戰攻之失於國家大計未足有損劉備

孫權外親內踈關羽得志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

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操從之初魯

肅嘗勸孫權以曹操尚存宜且撫輯關羽與之同仇

不可失也及呂蒙代肅屯陸口以為羽素驍雄有兼

并之心堯堅

且居國上流其勢難久密言於權曰今

令征虜守南郡

孫皎時為征虜將軍

潘璋住白帝

此即甘寧據楚關之計也

蔣欽將游兵萬人循江上下應敵所在蒙為國家前

據襄陽

為于偽翻

如此何憂於操何賴於羽且羽君臣矜

其詐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所以未便

東向者以至尊聖明蒙等尚存也今不於彊壯時圖

之一旦僵仆欲復陳力其可得邪

僵仆謂死也復扶又翻

權曰

今欲先取徐州

自廣陵以北皆徐州之地

然後取羽何如對曰今

操遠在河北撫集幽冀未暇東顧餘士守兵聞不足

言

曹操審知天下之勢慮此熟矣此兵法所謂城有所不守也

往自可克然地勢

陸通驍騎所騁騁丑至尊今日取徐州操後旬必來

爭雖以七八萬人守之猶當懷憂呂蒙自量吳國之兵力不足北向以

爭中原者知車騎之不便也不如取羽全據長江形勢益張

易為守也權善之易以權嘗為其子求昏於羽偽翻

羽罵其使不許昏使疏權由是怒及羽攻樊呂蒙上

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常

有病乞分士眾還建業以治疾為名治直羽聞之必

撤備兵盡赴襄陽大軍浮江晝夜馳上上時襲其空

虛則南郡可下而羽可禽也此南郡遂稱病篤權乃

露檄召蒙還露檄欲使陰與圖計蒙下至蕪湖定威

通鑑五十八 建安五年

校尉陸遜謂蒙曰關羽接境如何遠下後不當可憂

也蒙曰誠如來言然我病篤遜曰羽矜其驍氣陵轢

於人轢即狄翻始有大功意驕志逸但務北進未嫌於我

有相聞病必益無備今出其不意自可禽制下見至

尊宜好為計英雄之士所見畧同蒙所以知其意思深長也蒙曰羽素勇猛

既難為敵且已據荊州恩信大行兼始有功膽勢益

盛未易圖也兵事尚密遜之言雖當蒙之心蒙未敢容易為遜言之易以鼓翻蒙至

都權問誰可代卿者蒙對曰陸遜意思深長思相吏翻才

堪負重觀其規慮終可大任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

無復是過也復扶又翻下同若用之當令外自韜隱內察形

日魏云悉徹江  
陵守兵以赴樊  
此作稍撤異

便然後可克權乃召遜拜偏將軍右部督以代蒙遜

至陸口為書與羽稱其功美深自謙抑為盡忠自託

之意羽意大安無復所嫌稍撤兵以赴樊果墮遜具

啓形狀陳其可禽之要羽得于禁等人馬數萬糧食

乏絕擅取權湘關米吳與蜀分荆州以權聞之遂發

兵襲羽權欲令征虜將軍孫皎與呂蒙為左右部大

督征虜將軍始於蒙曰若至尊以征虜能宜用之以

蒙能宜用蒙昔周瑜程普為左右部督督兵攻江陵

雖事決於瑜普自恃久將將即且俱是督遂共不睦

幾敗國事此目前之戒也事見六十六卷建安十五年

通鑑卷之六十五 建安十五年

陽陵殷存今襄陽  
府襄陽郡偃城  
同上

權寤謝蒙曰以卿為大督命皎為後繼可也魏王操

之出漢中也使平寇將軍徐晃屯宛以助曹仁平寇將軍

蓋亦曹操所置考沈約志不在四十號之數及于禁陷沒晃前至陽陵陂

關羽遣兵屯偃城括地志偃城在襄州安養縣北三里古鄆子之國晃既到

詭道作都塹示欲截其後羽兵燒屯走詭道出偃城之後通為長

塹故曰晃得偃城連營稍前操使趙儼以議郎叅曹

仁軍事與徐晃俱前餘救兵未到晃所督不足解圍

而諸將呼責晃促救仁儼謂諸將曰今賊圍素固水

潦猶盛我徒卒單少少詩而仁隔絕不得同力此舉

適所以敝內外耳當今不若前軍偏圍遣諜通仁使



知外救以勵將士計北軍不過十日尚足堅守然後

表裏俱發破賊必矣如有緩救之戮余為諸君當之

為于諸將皆喜見營距羽圍三丈所作地道及箭飛

書與仁消息數通消者浸微浸滅之意息者漸生漸

知安否也見營迫羽圍如此而不能制使呂蒙不襲

取江陵羽亦必為操所破而操假手於蒙者欲使兩

羽自效及乞不漏令羽有備操問群臣群臣咸言宜

密之董昭曰軍事尚權期於合宜宜應權以密而內

露之羽聞權上若還自護圍則速解便獲其利可使

兩賊相對街持以馬為喻也兩馬欲相踉齧既加之街勒

通鑑卷之八十一 建安五年

則兩雖跳梁力必自敝上時掌翻

坐待其敝祕而不露使權得志非

計之上又圍中將吏不知有救計糧怖懼

計城中之糧不足以

持久則心懷怖懼也怖普布翻

儻有他意為難不小

難乃旦翻

露之為便

且羽為人彊梁自恃二城守固必不速退操曰善即

敕徐晃以權書射著圍裏及羽屯中

射而亦翻著直畧翻

圍裏

聞之志氣百倍羽果猶豫不能去

羽雖見權書自恃江陵公安守固非

權旦夕可拔又因水勢結圍以臨樊城有必破之勢釋之而去必喪前功此其所以猶豫也

魏王

操自雒陽南救曹仁群下皆謂王不亟行今敗矣侍

中桓階獨曰大王以仁等為足以料事勢不也

不讀曰否

曰能大王恐二人遺力邪

二人謂曹仁呂常也

曰不然然則何

為自往曰吾恐虜衆多而徐晃等勢不便耳階曰今

仁等處重圍之中重直龍翻下同而守死無貳者誠以大王

遠為之勢也夫居萬死之地必有死爭之心內懷死

爭外有彊救大王案六軍以示餘力何憂於敗而欲

自往操善其言乃駐軍摩陂據水經摩陂在潁川郟縣縱廣可一十五里魏

青龍元年有龍見于陂於是改曰龍陂前後遣殷署朱蓋等凡十二營

詣晃關羽圍頭有屯又別屯四冢晃乃揚聲當攻圍

頭屯而密攻四冢欲壞自將步騎五千出戰自將之上有羽

字文意乃明晃擊之退走羽圍斬鹿角十重重直龍翻晃追羽

與俱入圍中破之傳方胡脩皆死羽遂撤圍退然舟

船猶據汚水。襄陽隔絕不通。呂蒙至尋陽，盡伏其精

兵。鱗艦中。鱗居侯翻。艦盧谷翻。博雅曰：鱗艦舟也。使白衣搖櫓作商賈

人服。賈音古。晝夜兼行，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是

故羽不聞知。屯候雖被收縛，使糜傳無叛心。羽猶可得聞知也。糜芳、士仁素

皆嫌羽輕已，羽之出軍，芳、仁供給軍資，不悉相及。羽

言還當治之。治直之翻。芳、仁咸懼，於是蒙令故騎都尉虞

翻。權以翻為騎都尉，以謗徙丹陽。蒙請以自隨時，無官爵，故稱故官。為書說仁為陳

成敗。說輸為子偽翻。仁得書即降。降戶江翻。下同。翻謂蒙曰：「此譎

兵也。」謂蒙以譎計行。當將仁行，留兵備城。遂將仁至

南郡。將如字。糜芳、城守蒙以仁示之，芳遂開門出降。蒙

入江陵釋于禁之囚得關羽及將士家屬皆撫慰之

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與蒙

同郡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覆敷救翻官鎧雖公蒙猶

以為犯軍令不可以鄉里故而廢灑遂垂涕斬之於

是軍中震慄道不拾遺蒙旦暮使親近存恤耆老問

所不足疾病者給醫藥饑寒者賜衣糧羽府藏財寶

皆封閉以待權至藏徂浪翻關羽聞南郡破即走南還還從

宣翻又曹仁會諸將議咸曰今因羽危懼可追禽也

趙儼曰權邀羽連兵之難邀當作微幸也難乃欲

掩制其後顧羽還救恐我乘其兩疲故順辭求效求效

猶言求自効也或曰巽順其辭以求成效

乘釁因變以觀利鈍耳今羽已

孤迸言羽失根本而執孤犇迸也更宜存之以為權害若深入追

北權則改虞於彼將生患於我矣虞度也防也謂度羽不能為害則改

其防羽之心而防操王必以此為深慮仁乃解嚴趙

則必為操之患矣之計此戰國策士所謂兩利而俱存之之計也解嚴嚴

解所嚴兵不復追羽也是後陸遜敗劉備於峽中收

兵而還不復追魏王操聞羽走恐諸將追之果疾敕

備計亦出此仁如儼所策關羽數使人與呂蒙相聞數所蒙輒厚

遇其使使疏周游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羽人

還私相叅訊訊問也咸知家門無恙見待過於平時故

羽吏士無鬪心呂蒙所以禽關羽者會權至江陵荆

攜之而已恙金亮翻

州將吏悉皆歸附獨治中從事武陵潘濬稱疾不見

權遣人以牀就家輿致之濬伏面著牀席不起涕泣

交橫哀哽不能自勝著直畧翻勝音升權呼其字與語潘濬字承

明慰諭懇惻使親近以手巾拭其面濬起下地拜謝

即以爲治中荆州軍事一以諮之郝普麋芳傅士仁之在吳未有所聞

也而潘濬所以自見者與陸遜諸葛瑾班識者當於此而觀人武陵部從事樊佺誘

導諸夷圖以武陵附漢中王備漢制州牧刺史部諸郡各郡置部從事佺

與曹同外白差督督萬人往討之差初佳翻擇也督將也權不

聽特召問濬濬答以五千兵往足以擒佺權曰卿何

以輕之濬曰佺是南陽舊姓南陽之樊光武之舊姓頗能

弄唇吻而實無才略今人以辨給觀人才何其臣所

以知之者佃昔嘗為州人設饌為于偽翻饌雜比至日

中比必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侏儒觀一節之

驗也侏儒優人以能諧笑取寵權大笑即遣濬將五

千人往果斬平之權以呂蒙為南郡太守封孱陵侯

連翻孱任賜錢一億黃金五百斤以陸遜領宜都太守吳

日蜀昭烈帝立宜都郡於西陵十一月漢中王備所

置宜都太守樊友委郡走諸城長吏及蠻夷君長皆

降於遜長知遜請金銀銅印以假授初附擊蜀將詹

晏等詹姓也周有詹及秭歸大姓擁兵者皆破降之



婁今松江府婁川  
峽今宜昌府東  
海州口

考城今安陸府  
之老陽如

章鄉在當  
陽如

前後斬獲招納凡數萬計權以遜為右護軍鎮西將

軍進封婁侯屯夷陵守峽口

婁縣前漢屬會稽郡後漢屬吳郡范成大吳郡

志婁縣今謂之崑山縣東北二里有村落名婁縣蓋古婁縣治所也峽口西陵峽口也宜都記曰自黃牛

灘東入西陵界至峽口一百許里山水紆曲兩岸高山重嶂非日中夜半不見日月關羽自知

孤窮乃西保麥城

荆州記曰南郡當陽縣東南有麥城孫權使誘之羽

偽降

誘音酉降戶江翻

立幡旗為象人於城上因遁走兵皆

解散纜十餘騎權先使朱然潘璋斷其徑路

斷丁管翻十

二月璋司馬馬忠獲羽及其子平於章鄉

水經注漳水出臨沮

縣東荆山南逕臨沮縣之漳鄉南潘璋禽關羽於此漳水又南逕當陽縣又南逕麥城東斬之遂

定荆州初備將軍吳郡全琮

全姓琮各

上疏陳關羽可取

通鑑卷之八十一 建安五年 十一

史記釋  
文選會  
稽郡  
後漢屬  
吳郡

吳之陽華疑即  
陽陰在今鳳  
翔府隴州

巖曰此言病勢  
若鍼綫之加也  
通鉞誤作加  
鉞當從吳志  
改正  
左在下字本  
有言集二字

之計權恐事泄寢而不答及已禽羽權置酒公安顧

謂琮曰君前陳此孤雖不相答今日之捷抑亦君之

功也於是封琮陽華亭侯權復以劉璋為益州牧駐

秭歸未幾璋卒劉備入益州遷璋于公安呂蒙未及

受封而疾發權迎置於所館之側所以治護者萬方

時有加鉞權為之慘感治直之翻欲數見其顏色數

角又恐勞動常穿壁瞻之見小能下食則喜顧左右

不然則咄咄咄當沒翻咨也夜不能寐病中瘳為下

赦令為于偽群臣畢賀已而竟卒年四十二權哀痛

殊甚為置守冢三百家權後與陸遜論周瑜魯肅及

蒙曰公瑾雄烈膽略兼人遂破孟德開拓荊州邈焉

寡儔子敬因公瑾致達於孤孤與宴語便及大略帝

王之業此一快也事見六十三卷五年後孟德因獲劉琮之勢

張言方率數十萬眾水步俱下張言者張大而言之孤普請諸

將咨問所宜無適先對無適先對猶言莫適音的至張子布

秦文表秦松字文表俱言宜遣使脩檄迎之子敬即駁言

不可駁異也立異議以糾駁衆議之非駁比角翻勸孤急呼公瑾付任以

眾逆而擊之此二快也事見六十五年後雖勸吾借玄

德地事見六十五年是其一短不足以損其二長也周

公不求備於一人論語載周公之言故孤忘其短而貴其

通鑑六十一 建安五年 十四

史昭釋文 駁雜也 言不同也 辨誤也 也非雜也

長常以比方鄧禹也

鄧禹建策以開光武中興之業而其後不能定赤眉故以肅比

之子明少時

呂蒙字子明少詩照翻

孤謂不辭劇易

劇艱也易以鼓翻

果敢有膽而已及身長大

長知兩翻

學問開益籌略奇至

可以次於公瑾但言議英發不及之耳圖取關羽勝

於子敬子敬答孤書云帝王之起皆有驅除羽不足

忌

謂關羽之強適足為吳之驅除也

此子敬內不能辦外為大言耳

孤亦恕之不苟責也然其作軍屯營不失令行禁止

部界無廢負

謂部界之內無有廢職以為罪負也

路無拾遺其灑亦美

矣孫權與于禁乘馬併行

併讀日並

虞翻呵禁曰汝降虜

降戶江翻

何敢與吾君齊馬首乎抗鞭欲擊禁

抗舉權呵也

止之 孫權之稱藩也 魏王操召張遼等諸軍悉還

救樊未至而圍解徐晃振旅還摩陂操迎晃七里置

酒大會王舉酒謂晃曰全樊襄陽將軍之功也亦厚

賜桓階以為尚書操嫌荊州殘民及其屯田在漢川

者此漢川謂襄樊上下皆欲徙之司馬懿曰荆楚輕

脆易動易以關羽新破諸為惡者臧竄觀望徙其善

者既傷其意將令去者不敢復還操曰是也是後諸

亡者悉還出 魏王操表孫權為票騎將軍假節領

荊州牧封南昌侯南昌縣屬豫章郡票匹妙翻權遣校尉梁寓入

貢又遣朱光等歸朱光為權所獲上書稱臣於操稱

案將濟 謀標徒漢 江氏同此意 見上卷六十六

南昌今南昌府 之南昌也

案鄭瑗井  
觀瑣言云  
此操知權尊  
已非出于誠特  
欲咳已速成  
算計使諸碑  
得以為辭若  
曰速吾禍敗  
云爾胡注言  
漢以火德王  
權未必有此意

說天命操以權書示外曰是兒欲踞吾著爐火上邪

著直畧翻蓋言漢以火德王權欲使操加其上侍中也然操必以權書示外者正欲以觀衆心耳

陳群等皆曰漢祚已終非適今日殿下功德巍巍群

生注望注猶屬望故孫權在遠稱臣此天人之應異氣齊

聲殿下宜正大位復何疑哉復扶又翻操曰若天命在吾

吾為周文王矣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臣光曰教化國

家之急務也而俗吏慢之風俗天下之大事也而庸

君忽之夫惟明智君子深識長慮然後知其為益之

大而收功之遠也光武遭漢中衰群雄糜沸奮起布

衣紹恢前緒征伐四方日不暇給乃能敦尚經術賓

延儒雅開廣學校校戶教翻脩明禮樂武功既成文德亦

洽繼以孝明孝章適追先志適述也遵也適音聿臨雍拜老橫

經問道自公卿大夫至于郡縣之吏咸選用經明行

修之人孟行下翻虎賁衛士皆習孝經賁音奔匈奴子弟亦

遊大學是以教立於上俗成於下其忠厚清修之士

豈惟取重於搢紳搢紳謂搢笏垂紳在朝公卿大夫也亦見慕於衆庶

愚鄙污穢之人豈惟不容於朝廷亦見棄於鄉里自

三代既亡風化之美未有若東漢之盛者也及孝和

以降貴戚擅權嬖倖用事嬖卑義翻又必計翻賞罰無章賄賂

公行賢愚渾殺是非顛倒可謂亂矣然猶縣縣不至

於亡者上則有公卿大夫袁安楊震李固杜喬陳蕃

李膺之徒面引廷爭爭讀用公義以扶其危下則有

布衣之士符融郭泰范滂許邵之流立私論以救其

敗私論者謂其不得預議於朝而是以政治雖濁而

風俗不衰治直吏翻至有觸冒斧鉞僵仆於前而忠義奮

發繼起於後隨踵就戮視死如歸夫豈特數子之賢

哉亦光武明章之遺化也當是之時苟有明君作而

振之則漢氏之祚猶未可量也量音良不幸承陵夷頽

敝之餘重以桓靈之昏虐保養姦回孔安國曰回邪也重直用翻

過於骨肉殄滅忠良甚於寇讎積多士之憤蓄四海



之怒於是何進召戎董卓乘輿袁紹之徒從而構難

難乃遂使乘輿播越乘繩宗廟丘墟王室蕩覆丞民

塗炭大命隕絕不可復救復扶然州郡擁兵專地者

雖互相吞噬猶未嘗不以尊漢為辭以魏武之暴戾

疆仇仇口加有大功於天下其蓄無君之心久矣乃

至沒身不敢廢漢而自立豈其志之不欲哉猶畏名

義而自抑也由是觀之教化安可慢風俗安可忽哉

浙

資治通鑑卷第六十八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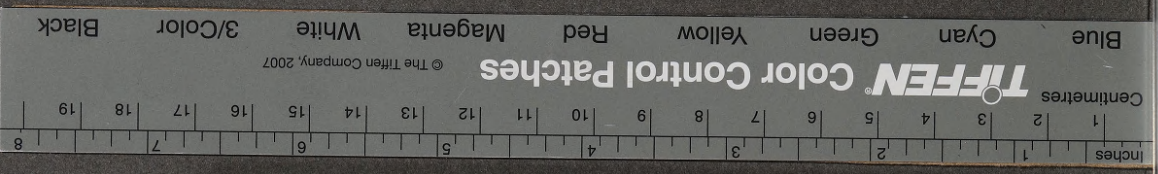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善本

乙登記號：002077

一九 年 月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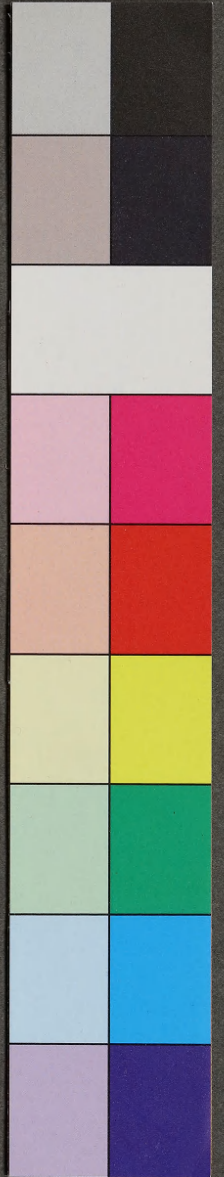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Inches 1 2 3 4 5 6 7 8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